

周禮正義

冊主

周禮正義卷六十

瑞安孫詒讓學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

小命時事所勅問也小灋儀趨行拱揖之容

略同賈疏云大僕所云大命及祭祀賓客詔相之者是大小相備所掌

僕之佐故掌其小者也注云小命時事所勅問也者廣雅釋詁云

敕語也勅即敕之借字詳宰夫疏云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者此亦

注用今字作法也賈子新書容經云行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

射箭此趨行之容也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喪服記注云古時拱尚

左手喪時拱尚右手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立則磬折拱則

抱鼓又司儀有天揖時揖士揖此拱揖之容也古之揖若今之拱手

詳大祝及司儀疏賈疏云謂若趨以采齋行以肆夏天子揖同姓之

等皆有容儀而詔相之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

謂燕居時也玉

端而居疏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者復逆詳大僕疏諸侯不純臣其復



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者與士

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亦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小

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

依昨階北面依彼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為前驅步行則此官

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依昨階賈彼疏謂據書顧命若然書云四

人駢弁執戈夾兩階凡鄭謂即此官上士四人與大僕掌路寢內外

之事小臣佐大僕所掌同執戈先後者蓋路寢之常衛左襄二十八

年傳說齊慶舍臣盧蒲癸王何二人皆雙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然則

小臣執戈先後亦即王之寢戈蓋祭祀會同賓客王出入則旅賁氏

執戈先後燕出入則小臣執戈先後職掌亦互相備也注云燕出

入若今游於諸觀苑者此舉漢法為況此經及道僕士師並云王燕

出入對大僕王出入前驅為朝觀會同祭祀巡守征伐之事明為無

事出入游觀可知漢之觀苑即周之園游詳地官敘官及園人疏

大祭祀朝覲沃盥

疏大祭祀朝覲沃盥者賈疏云大祭祀天地

小臣為王沃盥水盥手也詒讓案大祭祀沃盥者謂朝踐獻尸時此

官執匱水為王沃盥也朝覲亦冢大為文即大宰大朝覲會同別於

四時朝覲為大也大朝覲王有饗禮之事則亦有盥公食大夫禮云

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注云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然則大祭祀朝

覲王亦不就洗可知沃盥互詳鬯人及御僕疏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濩賓

與諸侯來

疏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者賈疏云祭祀云小則賓

朝者射客饗食皆蒙小字若然饗還為小賓客者也小賓客謂

諸侯遣臣聘問天子者也賓射對大僕亦為小也案賈說是也此賓

客饗食並據聘聘臣惟賓射則通咳君臣以其禮輕也凡賓射在治朝

又此官掌正王之燕服位則王燕射在寢亦當掌其事經文亦不具也小祭祀賓客饗食詳小司馬疏云如大僕之禮者亦正王之服位詔灋儀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即據此經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者大宗伯嘉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是也詳王使往此不言王使往亦王使往可知詒讓案天官世婦疏引此注云致禮同名為弔今本無注疑傳寫挽之然依司服經注則王於大夫士自有弔法與公卿同大僕注不云致禮而此注別以致禮為釋未詳其義或是賈馬注賈偶誤記耳呂飛鵬亦云賈氏既於世婦疏引之而本疏不及一凡大事佐大僕字疑非鄭君注也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

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而警戒祭祀有司者大祭祀於前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疏期十日大宰戒百官大司寇戒百

族時此官則戒祭有司也云糾百官之戒具者小宰云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云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此官則糾校之與彼為官聯

也注云謂王有故不親祭也者謂若王有疾及哀慘不得親與祭祀大宗伯攝位之時其小祭祀王本不親祭者蓋大小宗伯命祭有

司不必受命於王也賈疏云此云受命于王以眡祭祀既祭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合祭有故使人攝之者也云祭祀

有司有事於祭祀者小宗伯注云祭有司謂大祝之屬此亦謂宗祝諸官凡有職事於祭祀者祭僕皆警戒之也云糾謂校錄所當共

之牲物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又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此云校錄與察義同牲物即官所當共者故必豫校錄其數也既祭

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小廟高祖以下

也始祖曰大廟春秋僖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者都宗人注云反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命還白王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乃命有

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注云告祭畢也大戴禮記諸侯覺廟禮云既事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覺某廟事

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此既祭反命之儀蓋與彼略同云以王命勞之者此官既反命因還以王命勞羣有司也云誅其不

敬者者有司將事有不敬謹者則誅責之亦此官之官刑也云大喪復于小廟者王喪以冕服后喪以禕衣皆十二人復於小廟詳夏采

疏賈疏云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此祭僕復小廟其夏采復大廟小寢下隸僕復也案內祭祀王后世子皆與則此

小廟復亦當兼王后世子之喪賈說未咳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者高祖以下謂四親廟也檀弓謂之小祖始祖謂后稷

廟也夏采檀弓謂之大祖詳夏采及守祧疏賈疏云其二祧不言復亦應此祭僕復但無寢耳引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者左傳

杜注穀梁范注並云大廟周公廟魯以周公為始祖故周公廟稱大廟此周大廟為后稷廟所祖雖異而以始祖廟為大廟則同故引以

為證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

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賜之禽也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者此據侯國而言大

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與彼義同而事異彼據王朝羣祀王宜與而不與者當王官共禽非祭僕所掌也云則賜之禽者謂賜

以犧牲也禽者為獸通名詳庖人疏云都家亦如之者都宗人注云大都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又家宗人注云大

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孫亦有祖廟是都家同姓別于  
爲宗並有先王廟故亦有賜禽法也注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

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者先鄭意王朝非尊祭祀王尚不與明  
公卿等自祭祖廟王不與可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按司服六冕所

祭皆王合親爲何有非郊廟王不與者乎故不從之云則賜之禽公  
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者此謂公卿之無采地者亦得自祭其

先祖與下都家爲有采地者異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  
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詒讓案若如先鄭說公卿自祭

其先祖則王本無與法經不當云王所不與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王  
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者賈疏云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

則文云祭祀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者也案賈謂此指同姓諸  
侯是也左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注云周廟文王廟

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是魯有先王之廟也但王子弟封畿內  
外者必別于爲宗始得於五廟外特立祖王廟衛非宗國疑不得立

文王廟賈並舉之似未審詳都宗人疏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必致祭肉

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牓折凡祭祀致福

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凡祭祀致福

者膳夫云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則此祭僕展視訖仍與膳夫  
同受之二官爲聯事也注云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

也者膳夫注云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是也致者都  
家宗人致之祭僕也詳膳夫疏云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內宰注云

展猶錄也此致福即致牲體故知展謂錄視其體數也云體數者大  
牢則以牛左肩臂牓折九个小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  
肩五个者並據少儀說致福法彼注云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  
祭也羊豕不言臂牓因牛序之可知賈疏云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

胖皆祭故以左胖致入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  
言肩臂孺折九個者則一體折為三段則牲少禮不得全自外皆然  
以人多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羣吏府史以下疏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者此

復逆亦互文並謂以事奏告於王也詳宰夫疏云與其弔勞者此當  
專冢庶民言之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即此羣吏則此官不得復

掌其弔勞明經文不兼冢羣吏也庶民亦有弔勞者蓋軍旅大役之  
事效死服勞或蒙優禮非恆典也注云羣吏府史以下者小司寇

朝士注義並同賈疏云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復逆此  
官所云羣吏對庶民是府史以下言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大夫士

者小臣孤卿中兼之矣案鄭賈說非也羣吏猶言羣臣凡大夫士皆  
為羣吏小臣職孤卿中不得兼大夫士也府史胥徒即庶人在官者

庶民內已咳之矣左僖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頰求見僕人以告  
又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杜注云僕人晉侯御僕是諸侯御僕亦

掌羣臣復逆之事可與此經互證此注及大祭祀相盥而登相盥者謂奉槃

授巾與登謂為王登牲體於俎特牲疏注云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  
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者賈疏云上小臣云沃此又

云盥明是奉槃授巾以其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  
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詒讓案此亦謂相王盥也特牲饋食

禮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  
執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匱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

卒執巾者受少牢饋食禮及士虞禮經記尸盥並有奉槃授巾之節  
王尊不就洗盥與尸同也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



盥盥卒授巾注云槃承盥水者中以挽手國語吳語越行成於吳曰  
一介嫡男奉槃匝以隨諸御諸御蓋即此御僕之屬盥儀詳鬱人疏  
云登謂為王登牲體於俎者羊人注云登升也亦有司徹乃升注云升  
牲體於俎也又士冠禮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對文則異散文  
得通左隱五年傳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孔疏引服虔說亦以登為  
升引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者彼文云主人降及賓  
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乃大喪  
柩卒載加匕于鼎此約引之證祭祀相盥及登牲體於俎之事  
持翣 翣棺飾也持 大喪持翣者謂王喪也后喪則女御持翣世子  
之者來蜃車 喪疑當使東宮侍御士庶子等持之皆不使御  
僕也 注云翣棺飾也者詳女御縫人疏云持之者來蜃車者喪大  
記鄭注云翣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明堂位注云翣夾柩路左右前後  
則天子入翣即使此御僕持之以夾蜃車左  
右前後各二也蜃車即王之柩路詳遂師疏 掌王之燕令 燕居時  
注云燕居時之令者賈疏云以御侍近 以序守路鼓更 疏以序守路  
臣故使掌燕居時之令施之於外也

例用古字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守之者亦於大寢之門外大僕  
建路鼓之所賈疏云此即大僕所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 注  
云序更者注例用今字作序小司寇注云敘更也謂以敘女更迭相  
代守之儒行云更僕義亦相近賈疏云即上鄭云直事鼓所者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  
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

廟後曰寢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 注云五寢五  
洒當為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 廟之寢也者

謂大祖及四親廟之寢也知非王之大小寢者以宮人掌王六寢之  
傍則王寢埽除糞洒之事自有宮人主之非隸僕所掌也且殷令是

周禮 正義 六十

四一中華書局聚

王寢則亦當云六寢不當言五若云五燕寢則文又不備故鄭以五  
 廟寢為釋也賈疏云五寢既隸僕婦除其廟按守祧注皆宗伯婦除  
 詒讓案宗伯所脩除者為正廟與此官掌後寢職掌互相備亦官聯  
 也又大射儀云隸僕人婦侯道司宮婦所畫物司宮即宮人隸僕入  
 亦即此官之屬彼畫物在堂宮人婦之侯道在庭此官婦之與此經  
 宮人婦王寢在內此官婦廟寢在外比例亦略同足證鄭義凡大射  
 在宮外之射宮而使此官婦其侯道則又兼及宮外婦除之事矣云  
 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者釋廟有七而寢唯五之故凡五廟在路門  
 外之左祧無寢別立與五廟不同地詳春官敘官及守祧疏云詩云  
 寢廟繹繹相連貌也者今毛詩無此文聘禮疏引此注繹繹作奕奕  
 蔡氏獨斷云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同呂  
 氏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淮  
 南子時則訓注及續漢書祭祀志說並同今案詩小雅巧言云奕奕  
 寢廟與諸家所引文異據蔡氏引作頌曰則當是魯頌闕宮篇新廟  
 奕奕之異文疑三家詩或作寢廟繹繹又或作寢廟奕奕與毛不同  
 鄭因其寢廟連文故引以證廟寢前後同處相連貌即釋繹繹之義  
 文選甘泉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繹繹盛貌盛與相連義亦相  
 成也云前曰廟後曰寢者獨斷云宗廟之制古學以為入君之居前  
 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  
 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賈疏云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  
 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為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  
 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年鄭災簡兵大蒐于大叔之廟在道南其  
 寢在道北者彼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案左傳子大叔之  
 寢在道北者孔疏以為即游吉所居宅於義為愜若廟後之寢與廟  
 必相連無分居道南北之理賈說非是金鶚云廟後之寢以藏衣冠  
 祭器其制無東西廂無東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大廟

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案金說也爾雅釋宮云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樹此寢樹並豎廟爲  
文蓋廟之別制或又有樹故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  
作謝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  
何注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亦據釋宮文  
爲釋此非廟祧之常制故經不見也云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者葉  
鈔本釋文云拊本又作坊案此據少儀彼文亦作拊說文土部云埽  
棄也埽除也讀若糞坊壘也又埽部云糞棄除也手部云拊拊手  
也案糞卽糞之隸變糞與埽音義略同經典多借拊爲埽故鄭據少  
儀之埽拊釋此經之埽及糞也坊者亦埽之段借字少儀孔疏云汜  
廣也謂內外俱埽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拊也拊是除穢埽是  
滌蕩云洒灑也者毛詩魏風山有樞傳文亦友氏注同管子弟子職  
篇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洒卽謂播灑也鄭曰農云洒當  
爲灑者謂洒埽字當以灑爲正也云玄謂論語曰于夏之門人當洒  
埽應對者子張篇文段玉裁云大鄭云當爲灑直謂洒爲字之誤依  
說文灑沈也麗聲洒滌也西聲其音義不同大鄭是矣而後鄭但云  
洒灑也引論語說之蓋古經典祇用洒埽毛詩三見毛傳云洒灑也  
說文云古文以洒爲灑埽字鄭意謂洒與灑借非字誤也故不徑  
主大鄭臧庸云毛詩抑洒埽庭內傳云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  
詩古論俱作洒鄭司農以今文正字讀之故云洒當爲灑毛公康成  
知洒卽灑字故云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 祭祀  
校定必從古作洒注云洒灑今論語作洒蓋卽鄭氏所定也 祭祀  
脩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 此脩寢亦卽五寢埽除糞洒之事以  
祭祀事重故更端言之祭義云孝子將祭宮室既脩牆屋既設是將  
祭脩除之事 注云於廟祭寢或有事焉者鄭以凡祭必於廟而此

獨云寢明時亦或有事於寢故有脩寢也云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者據月令仲春鮮羔開郊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孟秋登穀

天子嘗新仲秋以大嘗麻季秋以大嘗稻季冬嘗魚皆云先薦寢廟又季春薦鮪于寢廟是也賈疏云引月令者欲見寢有事彼薦只在

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黃以周云古者禮不備不敢以祭薦禮殺不得行之於廟喪禮有下室之奠吉禮

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處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登之疏王行者謂王將乘車出行也云洗乘石者所以為潔清說文石水部云洗滌足也引申之洒滌足所履物亦通謂之洗注

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者左傳桓十八年杜注云上車曰乘故王所登上車之石謂之乘石賈士昏禮疏謂王后亦履石是

也云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今謂上車所登之石者小雅白華篇文毛傳云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先鄭說與毛同文選任昉勸進箋

李注引尸子云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曰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七年淮南子齊俗訓略同許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惠士奇云

乘石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策武靈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于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

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為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几易林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上輿皆登几也乘必以几故古文乘從几詒讓

案凡登車貴者乘以石其次以几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注云尊者慎也依毛詩及尸子淮南書說似乘石為天子禮趙策所云殆戰國時

管禮之掌蹕宮中之事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疏注云宮中有失與掌蹕宮中之事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疏專則蹕者宮

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注云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

明然則此宮中之事亦關廟中矣彼注事為祭事此不言祭事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即此官之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者釋文云做字又作警案警做字同關人注云蹕止行者與先鄭此注義同漢書丙吉傳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顏注云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漢舊儀云輦動則左右侍帷幄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梁孝王傳云出稱警入稱蹕注云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案蹕蹕字亦同崔氏古今注云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

大喪復于小寢大

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

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者與夏采祭僕為官

以大寢為路寢小寢為燕寢金榜云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

小寢考之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

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

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

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云廟寢誤案劉黃金說是也吳廷華林喬蔭

會鈞莊有可蔣載康說同此大寢小寢與上五寢及祭祀脩寢之寢

別即王之六寢也大喪夏采復大祖祭僕復小廟廟後之寢非王常

行禮之處且已統於廟諸經皆無復文不當別掌明矣又賈疏云以

祭隸僕職卑位小故使之復於小廟小寢也案據疏則經文疑當作

大喪復于小寢與祭僕云大喪復于小廟同士喪禮疏弓此經亦無



又案雜記說諸侯禮云小臣復與此經異疑以小臣與祭僕御僕同屬大僕故兼官通職與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者祭僕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明寢亦隨廟為稱但此大寢小寢以檀弓證之當為王居之寢鄭說未然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

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弁所貫也疏掌王之五冕者說文曰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部云冕大夫以上冠也

遂延垂塗紃纒纒古者黃帝初作冕白虎通義紃冕篇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

被施前俯而後仰故謂之冕也釋名釋首飾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云皆玄冕朱

裏延紐者此皆字統下五采纁十有二就為文明其為五冕之通制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服尊也是其義賈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

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即是上玄者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

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詒讓案凡五冕皆麻為之論語子罕篇云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集解孔安國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詩周南葛覃孔疏引鄭論語注說與孔

同蓋春秋以後所改易此經在周初未有純冕之制則無不用麻也江永云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

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為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

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

是細密難成矣金鶻云冕服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而纁其裏亦象天地之色弁師玄冕朱裏朱當是黃朱印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玄纁穀梁僖三年疏冕上玄下纁可知弁師朱印纁也案江金說也是也朱裏玉藻注亦作纁裏釋名又云纁下依鄭士冠禮注義纁為三入朱為四入深淺小別色大同也管子輕重篇說天子五時各服其方色之統於禮無文不為典要賈說冕體廣長之度並據漢禮器制度文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案王制孔疏引皇侃說諸侯卿大夫之冕與沈文阿同疑不足據又依賈說冕玄表朱裏皆用布王制疏謂朱裏應以緇為之陳奐又據國語魯語說諸侯夫人織紘緹謂延亦織組為之用絲不用麻今案古者麻冕則延亦當用麻魯語以延與紘並舉或據後世純冕之制與張惠言云冕武之色無文約以玄緇為之案張說是也武蓋亦玄表而朱裏與延色同經舉延紐而不及武者文不具也注云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者聯黃丕烈校改作連是也詳大宰疏旒俗字當作旒詳後賈疏云按司服祭祀六服皆連冕言之今此惟云五冕者但此弁師所掌冕以旒為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為質故此不數之惟有五冕耳詒讓案司服冕服六此云五冕者凡冕服以衣章為別異大裘而冕亦被衮衣衣冕相同故不數也鄭謂大裘之冕蓋無旒於經無文故為不敢質定之辭本非篤論陳祥道陸佃王昭禹鄭鏗戴震金榜孫希旦張惠言並據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明大裘被衮衣冕十有二旒而黃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明大裘被衮衣冕十有二旒而黃

度王應電孔廣森宋縣初又謂天子六冕同十二旒其說尤精與此經下文及禮器玉藻皆密合可為定解今攷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

子禮論篇並云郊之麻冕陳祥道云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案陳說是也若然晚周之世

郊祀之冕亦止麻純制別不著旒之有無則周初裘冕非無旒之冕可知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弁加旒曰冕左傳桓二年疏引宋衷世本

注云冕冠之有旒者是有旒乃謂之冕古書無言冕無旒者惟周書王會篇說成王朝諸侯之事云天子南面玄統無繁露孔注以繁露

為旒攷天子受朝服衮冕不當無旒蓋文有駁誤互詳司服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者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賈疏云玉藻注言

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玄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倓也以低為號也玉藻孔疏云用

三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版相著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也故

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

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

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案據玉藻疏是皇侃所見舊本此注作冕延之覆在上唐時定本則

與今本同賈疏謂此注與玉藻注不同又以延低一寸餘故得冕名釋注是以名焉之義則賈所見本疑亦冕在延上與皇本同今諦審

注意實謂延覆冕上前後引出而長故名為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即正義也此與玉藻注以冕上覆釋延正同孔謂此注釋延不釋冕

蓋深得鄭情唐定本也是也皇賈說並誤延字又作緌左桓二年傳衡紕紕杜注云緌冠上覆也案冠弁並無延杜言冠者冕之通稱也

云紐小鼻在武上筭所貫也者說文糸部云紐糸也又金部云鈕印鼻也廣雅釋器云鈕謂之鼻案凡器物之有空竅可穿糸者並得稱鼻冕鼻謂之紐猶印鼻謂之鈕也武者玉藻云縞冠玄武鄭彼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賈疏云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筭貫之使得其牢固也戴震云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筭貫之以爲固案戴說是也賈云紐綴於冕者謂綴於延下也冕延與武殊猶之禮冠之梁與武殊故必於延下綴紐下垂及武復於武旁爲空與紐空正相直而後以筭橫穿紐武之空與纒髮相貫爲固注不云在延下而云在武上者以紐之下垂正當武左右之上非謂紐與武連也若紐卽在武則延與武無由相屬矣鈕之材蓋與延同故下注云延紐皆玄覆朱裏是也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者賈疏云古之紐武筭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縱之袤以冠縱者貫簪之處當冠縱之中央惠士奇云士冠禮緇纒纒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纒今之幘梁也髻髮而結之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緇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纒爲帽然則古曰纒漢曰幘晉宋曰帽阮元云廣袤以冠縱謂以冠縱之廣袤爲之廣袤也案阮說是也蓋注所謂卷卽武也縱與纒同士冠士昏禮之纒內則之縱注並以髻髮釋之內則孔疏引盧植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此禮經之縱也若漢人所云冠縱乃古之冠梁幘之有梁者亦謂之縱故記文糸部云纒冠縱也漢書元帝紀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纒爲首服冠幘纒卽謂織成冠幘梁之材也然古冠梁廣止二寸而漢之幘梁則冒髮其度甚廣古冠縱全幅髻髮而漢之冠幘纒則不全幅可冒髮而不可髻髮是漢之纒非禮經之纒也惟周時凡冠必先著纒而後以冠加其上漢時冠則先著幘而後加冠故急就篇顏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著之是漢之幘雖與周之纒異制而其在下冒髮承冠則一故士冠禮

注以漢之幘梁况繩也然則漢人通稱冠幘之梁為繩此注之冠繩即謂冠梁明矣凡冠梁覆冒前後屈而屬於冠卷其冠之左右旁面梁所不覆者即當簪之處也當簪之處既梁所不覆故別於卷上出為兩瓣以與簪相穿為固其廣表則與正面之梁相等但梁材以一條屈之冒髻前後而兩末咸屬於卷當簪之類紐者則左右各為一瓣以蔽髻之兩旁其下屬於卷而上與梁不相屬以此為異賈疏未明漢時冠縱即冠梁與周時髻髮之縱迥異故不得其情

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

笄朱紘謂縹延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玉也每就開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者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

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疏五采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一十二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鄭賈讀五采纁十有二句疏云此據衮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為藻繩十二道為十二旒也

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采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

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王安石王昭禹黃度林喬蔭並讀五采纁十有二就句金榜云賈氏以就字屬下讀誤也經蒙上王之

五冕立文不得專明一冕此言五采纁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纁旒九就其讀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旒為說先陳就數次陳玉數於玉言

皆互文也朱大韶亦云下云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於諸侯言纁旒則五采纁之為旒可知於諸侯言纁旒九就則天子纁旒十有

二就可知於諸侯言璿玉三采則天子五采玉可知五采一成為一就就自指纁旒言疏謂以一玉為一成結之經於玉無言就者非也



案金朱說足證鄭賈之誤云玉笄朱紘者以美玉爲持冕武之笄追  
師所爲者也賈疏云以玉笄貫之又以組爲紘仰屬結之也金鸞云  
古者冕弁上有笄下有瑱若安髮之笄則服玄冠縹布冠者皆有之孔廣  
弁皆有笄亦皆有瑱若安髮之笄則服玄冠縹布冠者皆有之孔廣  
森云王之冕言紘不言瑱諸侯又無紘皆文不備其瑱天子亦以玉  
矣注云縹雜文之名也者聘禮注云雜采曰縹案冕縹皆雜織采  
絲爲之與司几筵縹席典瑞縹藉義略同云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  
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遂延也者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  
遂延注云旒十有二前遂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案遂延謂  
延前後深遂不關垂旒鄭說非也詳前白虎通義緋冕篇云禮器云  
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案此經王冕縹  
玉並五采而禮器云天子冕朱綠藻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  
子五采藻白虎通及獨斷並以朱綠藻爲周禮金鸞通之云五采縹  
但言朱綠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士案金說與班蔡合亦通唯春秋  
錄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謂黑統首服藻黑白統首服藻白赤統首服  
藻赤皆不備五色則與此經義不能強合矣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  
云繩之每一而貫五采玉者此鄭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爲句凡  
五采備爲市而卽就也每一旒采十二就卽十二而每一而綴一玉  
依五采相闕次之鄭此注蓋依聘禮記圭玉縹藉之制以釋此冕縹  
謂亦采別爲等采備爲就然則天子五采縹則一就爲五等一旒十  
二就凡六十等於文太縹疑非也竊謂冕縹合五采絲爲繩與縹藉  
畫章不同畫章聚數就爲一縹合絲則以一就爲一旒蓋每旒一道  
備五采一成則十二就卽十二旒也以其一就卽是一旒故經止著  
十二就九就之文而不必別言旒數若如鄭說則經不言一冕之旒  
數而反詳一旒采色之就數詳略失當於文例疏矣諸侯三采以下  
並同其旒玉采次注無說玉藻孔疏引皇氏沈氏說云旒垂五采玉

依飾射侯之女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質

偏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案皇沈孔

依射侯之女以推旂玉之采未詳是否又此王五采玉及下文諸侯

昏玉三采並以衆玉而備多采分之則一玉各自爲一采不得相兼

而依許叔重說則是一玉而兼備五采三采蓋與鄭義絕異詳後疏

云十二旂則十二玉也者通典嘉禮引此注作十二旂旒則十二玉

案旒卽旂之俗杜氏所據此注蓋重旂字十二旂者鄭嫌經無旂數

故補其義旂則十二玉者謂每一旂有十二玉玉府先鄭注所謂冠

飾十二玉是也今本挽一旂字則似一旂止一玉義不可通矣云每

就闕蓋一寸者就闕謂采色一帀之閒鄭玉藻注說遂延云天子齊

肩孔疏云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閒相去一寸則

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

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垂而長短爲差云朱絃以朱  
組爲絃也者說文糸部云絃冠卷也重文組絃或從弘案冠卷與絃  
異物許不宜合爲一段玉裁校本依玉篇作冠卷維是也左傳桓二  
年孔疏云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絃緹知絃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  
纓組絃知天子諸侯之絃亦用組也孔廣森云絃唯王朱耳諸侯以  
青祭義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絃躬秉耒大夫士以緇据士冠禮  
爵弁皮弁緇組絃纁纁知之云絃一條屬兩端於武者雜記云管仲  
朱絃注云冠有弁者爲絃絃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又國語魯語  
韋注云冕曰絃絃纓之無綫者也從下而上不結賈疏云謂以一條  
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頭下至句上於右相笄上繞  
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絃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  
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  
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案賈說是也絃屬於笄當武處故注  
通言之云屬兩端於武云纁不言皆有笄者賈疏云謂王之五

冕纁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纁不言皆有  
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黃度云康  
成以纁不言皆有者非也五采纁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  
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然則天子五冕皆  
玄冕朱裏延紐纁旒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紘是則一冕耳而  
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孔廣森云經言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  
則王之冕無不十二旒者矣注獨以此爲衮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  
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元服於是取數焉案黃  
孔說是也王應龍宋綵初說同經云王之五冕皆玄冕下云五采纁  
十有二就既無九七遞減之文又不云十二旒屬何冕則王五冕並  
十二旒可知禮器說天子之冕藻十有二旒亦不云諸冕遞減與此  
經文正相合詳後疏云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  
者唐郊祀錄引三禮圖說同鄭不知此經十二旒通關五冕故謂專  
據衮冕其驚冕以下之旒則減於此賈疏云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  
玉前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王應龍謂冕旒皆十二玉有前  
無後江永云大戴禮及東方朔荅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  
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遂  
延而誤耳前後遂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有遂非謂  
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  
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旒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且衮冕二十四  
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  
去其半金榜云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  
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  
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  
後案鄭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續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案

王江金說可正舊說之誤戴震孔廣森林喬蔭張惠言宋繇初黃以周說並同晏子春秋外篇晏子曰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此亦謂冕

唯前有旒淮南子主術訓說同今依其義衮冕前十二旒當用玉百四十四也云驚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

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者隋書禮儀志引禮圖說並同此即鄭所謂纁有不皆者也依其

說計之驚冕前後十八旒以十八乘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也毳冕前後十四旒以十四乘十二則百六十八也希冕前後十旒以十乘十

二則百二十也玄冕前後六旒以六乘十二則七十二也王江金說則依鄭所計旒玉各去其半今依孔廣森定王五冕並前十二旒同

無增減之差也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瑱玉笄

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瑳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旒皆就皆三采也

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故書璿作璿鄭司農云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無惡玉名

**疏**諸侯之纁旒九就者阮元云唐石經原刻作諸侯之纁九旒後刮磨重刻纁下增旒按賈疏引經云諸公之纁九就無旒字與石經

原刻合此猶上言王纁十有二就纁下不當有旒也詒讓案旒正字當作璿說文玉部云璿垂玉也冕飾經典皆段旌旗流之游為之游

又省作旒或作旒者旒之俗也此經並作旒注則今本旒旒錯出蓋傳寫之誤賈疏云諸公云纁九就又云纁旒皆就作文與上言纁十

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為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

旒不別計驚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詒讓案五等諸侯冕旒之數據鄭前後注說但云

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不云五冕遞減有異故於此破侯爲公以合九就之文賈疏申其義謂公及侯伯子男各以一冕冠衆服王制孔疏引熊氏云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與賈說同然孔氏不從鄭熊之說而云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案孔意蓋因鄭說天子五冕旒依女遞減公以下亦宜然此經上下兩舉諸侯並無依命數增減之文若如孔說則一命大夫冕當一旒旒旒不成飾五等諸侯玄冕皆無旒是又不成冕矣今諦玩經文竊謂諸侯冕旒之數五等當同用九禮器說天子冕藻十有二旒諸侯九金鸞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九就卽九旒此與禮器適合鄭注謂侯當爲公字之誤失之案金說也是也凡諸侯公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蓋同九旒九就九玉無增減之差故經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不云五等有異然則禮器天子六冕皆十二旒諸侯五等皆九旒卿卽上大夫皆七旒大夫皆五旒咸視爵爲降殺不隨命數正足與此經相證補獨斷云周禮天子冕朱綠藻十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爲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卿大夫七旒漢制放周禮自卿以上旒數亦正與此經及禮器合云璿玉三采者釋文云璿本又作珉案說文玉部云珉石之美者無昏字聘義注云璿石似玉或作政也彼釋文云璿字亦作璿似玉之石然則璿卽政之別體說文政字說解亦云一日石之美者蓋璿珉二字不同而義則兩通又案珉从民聲璿从昏聲古音昏聲與民聲異部不相通後世多淆混莫辨故璿或作珉云玉璿玉笄者賈疏云王不言玉璿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璿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金鸞云笄天子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



諸侯瑱用美石則笄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

三采冕旒用璿玉則笄瑱亦宜用璿玉璿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

云玉瑱玉笄即承璿玉而言不云璿者省文注云侯當為公字之

誤也者賈疏云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為節故

知是公也金榜云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

諸侯知侯非誤文也案金謂侯非誤文是也金鶚說亦同今定五等

諸侯冕旒同九就實非專據諸公之冕而言則侯之不當為公益明

矣云三采朱白蒼也者賈疏云聘禮記公侯伯纁藉三采朱白蒼故

知三采亦朱白蒼也江永云諸侯三采損玄黃不敢用天地之色也

云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者賈疏云異謂天

子朱紘諸侯當青組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云纁旒皆就皆三采也

者鄭意采帛為就經云璿玉三采則纁組亦每就三采也上公五冕

皆以采別三等為一就一旒九就則二十七等也是為纁旒皆就依

鄭說則經據公冕每旒九就一就之采帛而言實非經義也今攷經

云皆就者自謂凡纁皆一旒而備采一就明冕纁就之數即旒之數

耳五等諸侯旒數就數玉數皆以九無不同也云每纁九成則九旒

也者旒亦當作旒鄭不知經云九九就即是九旒故補之謂經言纁九

成兼見一冕有九旒以互文見義其實非也段玉裁云此當云每纁

九成則九旒旒九玉也今本似脫誤案段說亦通云公之冕用玉百

六十二者孔廣森云此亦通前後計之用歐陽說也詒讓案鄭意公

冕前後十八旒以十八乘九則百六十二也如江氏說去其半則用

玉八十一今定五等諸侯冕並九旒九就九玉皆八十一玉也云玉

瑱塞耳者說文玉部云瑱以玉充耳也或作珣詩鄘風君子偕老

瑱瑒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任大椿云毛傳及鄭士喪禮注

以充耳為瑱惟充耳以素乎而箋謂充耳所以縣瑱即統也非瑱也

攻晏子春秋外篇續絃琬耳玉篇充耳亦作琬耳說文珥瑱也則充耳二字皆從玉當卽瑱也既夕禮記瑱塞耳注塞充空然則塞耳卽充耳金鶚云瑱之制縣之以紃上係于笄紃與瑱通謂之充耳詩淇奧篇言充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琇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紃而言也旄丘篇言褒如充耳此兼紃與瑱而言也毛公以淇奧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則非鄭箋以素青黃爲紃以瓊華瓊瑩瑩瑩爲瑱是也案任金說是也瑱與紃通謂之充耳亦通謂之塞耳故鄭此注釋瑱爲塞耳檀弓注又釋爲充耳說文糸部亦云紃冕冠塞耳者是也塞與充義同故二者互稱詩著疏引孫毓說謂凡禮名充耳塞耳者皆卽瑱紃不得謂之充耳非也又案檀弓云練角瑱注云吉時以玉人君有瑱義卽本此經然此玉亦卽璠玉故毛詩淇奧傳謂諸侯瑱以石與天子用玉不同又釋充耳琇瑩亦云琇瑩美石也而齊風著篇說充耳以素青黃三等毛傳云素象瑱士之服也青青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人君之服也蓋著傳言人君卿大夫之瑱皆以玉者亦當謂石之似玉者卽此經瑱玉之屬非真玉也張惠言云瑱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案張說是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鞋紃塞耳晏子作纁絃琬耳紃纁並與衡通別爲冕旁所垂之衡玉與瑱異大戴盧注以纁爲詩之充耳非也詳追師疏云故書瑒作撫者蓋聲轉致誤徐養原云瑒無古蓋通用說見堯人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者段玉裁云纁見司几筵巾車案儀禮古文作纁今文作纁同藻也禮記有藻無纁黃以周云先鄭旣以纁爲古字宜云纁讀爲藻不宜云當爲以破之聘禮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纁則藻今字非謂今文案司几筵纁席先鄭亦讀爲藻率之藻黃謂此注當作纁讀爲藻與司几筵注同於義近是但先鄭此讀當本在前章五采纁下後鄭以璠惡玉之訓牽連引之於

此非其舊也至先鄭所謂今字止據漢時經典常用字言之與儀禮

今文異也又案先鄭意謂此經之纁旒與禮記玉藻同音同物纁取

雜文為名與藻義尤近故讀從之攷說文糸部云纁繹繹為絲也州

部云藻水艸也重文藻藻或从澡玉部云璫玉飾如水藻之文則冕

旒之纁蓋無正字此經作纁禮記作藻皆借字也聘禮之纁今文作

璫者乃與璫圭玉之纁與冕纁異惟玉藻釋文云藻本又作璫亦聲

近假借字云璫惡玉名者賈疏云按許氏說文璫三采玉從玉無聲

以其三采又非璫璫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珉石之美者從玉民

聲如是經云璫玉三采當以璫為正故先鄭從璫為惡玉名也案賈

亦誤以璫與珉為一字依先鄭說則璫為玉不美者之名三采者但

一旒之中備此三采之玉非一玉備有三采也初學記玉部引逸論

語亦云璫三采玉也許說本於彼則謂璫即為備三采之玉與鄭義

異金璫云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真玉也注云惡者玉  
之惡者即石之美者其義一也徐養原云無與武古亦通用璫疑即  
武夫之武說文無璫珉字漢書董仲舒傳作武夫案徐說亦通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故  
會作璫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會用  
組乃笄檜讀與璫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  
人謂反紒為璫璫讀如綦車轂之綦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  
也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  
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者釋  
弁伊綦是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為之疏文云璫本亦作璫文選東京  
賦李注引此經注並作璫孔繼汾云璫疑當作璫案孔據說文校也  
說文玉部云璫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璫聲重文璫璫或从基無璫  
字則璫正字璫或體鄭本疑本作璫詩曹風鳩鳴箋讀璫為璫或即  
本此經也璫璫之省周書器服篇有象璫即弁飾也皮弁者王朝服

之弁依鄭後注則章弁飾等亦與皮弁同注云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者此先鄭讀膾五采爲句五采謂組不謂玉也段玉裁於讀如上增膾字云司農從膾後鄭從會膾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膾字非也馬會者即馬會後漢書郭太傳注引說文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史記貨殖傳節駟會徐廣曰駟馬會也會會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曰會用組乃弁者會葉鈔釋文朱岳珂本並作會下同今本儀禮作會鄭彼注云古文會皆爲括與先鄭所據本異徐養原云會汪道焜本作會下同今士喪禮今文作會乃俗字也古文作括括之與會猶括之與會也案徐說近是束髮之正字當作髻說文髻部云髻髮也禮古文作括爲同聲段借字髻卽髻之別體會亦卽括之別體也今本作會會聲類亦同但經典髻字多作括則宋本作會於形尤近耳髻又或省作會莊子寓言篇陳景元音義本云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人閒世篇云會撮指天會撮卽括撮釋文引司馬彪云會撮髻也云會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者段玉裁云謂儀禮之會卽周禮之膾也徐養原云先鄭分膾五采及玉璫爲兩事後鄭合會五采玉璫爲一事說文骨部膾骨擿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引詩膾弁如星按今毛詩作會不作膾許所引者蓋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周官故書有膾字先鄭釋此字祇引禮經而不及詩何也其字从骨故訓骨擿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从今書也詒讓案依說文膾字說解則此經當斷膾字爲句五采玉璫爲句骨擿不用玉亦無五采也但說文不引此經故書疑許固不以此經之膾爲骨擿矣引說曰以組束髮也亦與舊說同先鄭先發禮今文家舊說鄭士喪禮注云用組束髮也亦與舊說同先鄭先發五采束髮之訓又引禮經之會以證義蓋謂周禮之膾亦取束髮爲義與禮經會義同故并引禮說以釋之但先鄭引此諸文自專取東

髮之義與著笄不相冢此牽連引之耳云沛國人謂反紒為體者釋文紒作紒云本又作紒案說文影部云紒簪結也紒正字別作紒紒

即紒之變體士冠禮鄭注云紒結髮沛國方言以反紒為體未詳其說疑亦束髮之義故又舉以為證云璣讀如碁車轂之碁者段玉裁

云碁車轂蓋即詩之紒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璣司農不易璣為碁也案段說是也先鄭讀玉璣為句

則義同許書可知云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者大會即占夢注所謂八會也賈疏云漢曆有大會小會取會聚之義故為縫中

段玉裁云司農謂體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璣者用玉為璣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

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壁會任大椿云攷釋名以皮弁為合手之形下廣上銳其

制當取鹿皮一幅分解之每片廣頭向下狹頭向上片片縫合自成合手銳頂之狀縫中曰會蓋皮之分解者必以箴功會合之也戰國

趙策緄冠枕縫注枕碁箴言女工之粗蓋以冠無論麤細必有箴縷之迹於其有箴縷之處飾以碁玉則不見箴縷矣故不特皮弁有碁

即凡冠弁皆當有碁也戴震云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云璣讀如薄借碁之

碁碁結也者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云薄借碁者即說文糸部之不借緋不借纊屨也釋名齊人云搏腊薄不語之轉內則注碁屨繫也

今之繫帶所以結鞣使不脫故讀碁為碁即訓碁為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為飾亦謂之碁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

飾名璣也惠士奇云喪服傳注云繩非今之不借齊民要術云革履之賤者曰不借釋名不借言賤易有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於文

借腊皆以昔為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為搏腊廣雅不借履也其紒謂之碁內則注云碁屨繫士喪禮碁結於附連約約在履



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任大椿云內則注曰屨繫廣雅曰紵皆可以貫結者也蓋履下以絲貫納謂之綦弁

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注以履綦之綦通綦之義則知璫之當為綦亦取義於貫結也案任說是也文選東京賦云玉笄綦會蓋即用

此經亦不作璫體與鄭讀正同疑後鄭即本張平子也不借齊民要術及崔氏古今注並云草履方言云麻作此與喪服注繩非說同急

就篇及釋名則云韋作蓋漢時凡屨履不論草韋通名不借亦皆有綦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綦下不借即此薄借綦矣云皮弁之縫中每

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者此後鄭讀會五采玉璫為句也會玉十二聶氏三禮圖引梁正張鎰圖云弁縫十二據禮圖說則弁

有十二縫每縫有十二玉與冕旒玉數相等也隋書禮儀志引五經通義說弁制云高五寸前後玉飾又引魏臺訪議云天子以五采玉

珠十二飾之賈疏云天子以十二為飾約同冕旒也孔廣森云冕有旒弁有璫皆以組貫玉珠垂而下之則為旒綴而上之則為璫故璫

與旒之數同等引詩云會弁如星者衛風淇奧文毛傳云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璣璣而處狀似星也案毛

說會弁為會髮與先鄭義略同引又曰其弁伊綦者曹風鵲鳴文毛詩綦作駢傳云駢駢文也弁皮弁也鄭箋云駢當作綦以玉為之案

作綦者疑亦三家文後鄭引此二詩者證會綦為結玉之義任大椿云璫璣駢綦通後鄭於詩以璫破駢於周禮以綦破璫璣璣綦三字

義相近駢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玉笄綦會綦之從絲璫璣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然則會弁如星言會而璫可見其弁伊駢言綦而會可

見也弁師先言會而後言璫言會中有璫也東京賦先言綦而後言會言綦飾於會也黃以周云說文弁飾冒玉謂之璫或作璫此璫字

似不必改讀為綦鄭箋曹風其弁伊駢又破讀為璫書四人綦弁又不破讀鄭意顧命綦弁文在爵弁下是為士服士之弁會無玉飾故

從本字曹風弁駢本不謂士毛傳云駢綦文也但言結文似為無玉之弁故改讀為璩以明用玉此經既言五采玉則璩之為玉可不待言且但言縫中五采玉璩不言所結義亦不了故改讀為綦以明所結案鄭意當如任黃說此注讀璩為綦義取於結詩箋則讀駢為綦義取於玉二注微異毛詩傳讀駢如字釋為綦文蓋謂弁色書顧命綦弁偽孔傳云綦文鹿子皮弁釋文引馬融本綦作駢云青黑色孔疏引鄭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亦黑色馬鄭王書注義雖小異而並據色言之與毛詩傳略同鄭詩箋及此注則字義並不從毛詩孔疏引孫毓申鄭云皮弁飾有玉璩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即據此經義今攷鄭士冠禮注謂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則與青黑赤黑色並不合詩書傳諸家之義皆不知何據唯江永據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訓綦為蒼艾色近白而非白其說近是要書之綦弁自是皮色此經璩自是結玉段令言色則不當以玉璩為文詩之弁綦不定為士服則綦璩兩通三經之義當分別釋之不可參合為一也云邱下抵也以象骨為之者任大椿云初學記載魏臺訪議邱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抵如魏武帝所作弁抵據此則邱在弁下有周緣之形其象冠之有武斂賈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抵不特與魏臺訪議不合即注亦明云下抵則邱在弁下明矣賈疏以為在頂上亦與下邱二字在攻爾雅釋器邱謂之抵郭樸注根抵皆物之邱邱即底通語也根抵皆在下之稱賈疏謂抵在弁之頂上何解於邱即為底也典瑞四圭有邱司農云於中央為璧著四圭一玉俱成此象邱周緣弁下為弁之邱與璧為四圭之邱名義正同案任說本陳祥道蓋深得鄭旨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弁經王弼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纒而不糾司服職疏注云弁經王弼所服也者據司服文云其弁如曰凡弔專弁經服爵弁而素者司服注同今案王之弁經即加經

於爵弁之上鄭謂素爵弁非是詳司服疏云所謂素冠也者據詩檜  
風素冠文冠弁散文亦通賈疏云詩云庶見素冠兮彼素冠謂祥冠  
與此雖義別同是素爲之云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者司  
服注義同麻經謂燥麻經也云纏而不糾者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  
士一也注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賈疏云但總之經則兩股此  
環經以一股纏之不糾羸細同耳又司服疏云凡五服之經皆兩股  
絞之今言環經卽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不  
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詒讓案釋名釋喪制云環經末無  
餘散麻圓如環也說文糸部云纏繞也文選鵬賦李注引字林云糾  
兩合繩檀弓云叔仲皮死其妻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  
環經鄭彼注云繆當爲不繆垂之繆案糾繆繆字並通不糾卽謂不  
絞也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依顏說則  
環經與總麻之經形制不異非經義也又案凡經有首有要要經以  
象大帶此環經加於弁則首經也其要經注無文喪服朋友麻注謂  
亦服弁經而服總之經帶賈彼疏申其義云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經  
不言帶或有解云有經無帶但弔服旣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  
大帶此經注服總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首言環經則其帶  
未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爲帶糾之矣引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  
者賈疏云證弁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  
之而掌其禁令各以其等纁旒玉璫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  
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  
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  
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  
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

而無旄士變冕為爵弁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  
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不言冠弁冠  
弁兼於章弁皮弁矣不言服弁

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

旄璜之等數也諸侯亦通五等言之其冕飾上文已見此又重出者  
侯國孤卿大夫亦有冕故通舉不別也鄭賈破上諸侯為諸公而謂

此諸侯據侯伯子男無公非經義賈疏云及孤卿大夫者此文既承  
諸侯之下故鄭以為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既不別見天子之臣

文中可以兼之上天子與公不言章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云各  
以其等為之者賈疏云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又云自此一經

總包諸侯及臣不言天子之臣但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  
士三命以下冕弁之屬亦各以其等為之可知案此等自據爵次言

之諸侯及卿大夫冕旄飾並不依命數賈說亦非又諸侯之士亦得  
服弁經不及士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各以其等纁旄玉璜如其命

數也者鄭以諸侯卿大夫等纁旄玉璜之數無文故依命數推之其  
說非也詳後云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

十者此鄭依侯伯以下命數為其冕旄之差侯伯前後十四就以十  
四乘七得九十八子男前後十就以十乘五得五十也今依禮器說

諸侯九旄又依江氏說無後旄則侯伯子男冕旄與公同前九旄九  
就九玉用玉同八十一也天子之三公冕旄數與諸侯同又案隋書

禮儀志引禮圖云驚冕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九十八纁冕子男  
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五冕諸侯服以祭其廟三旒用玉十八禮

圖所說並與鄭同但依鄭說五等諸侯並以一冕冠五服故賈疏謂  
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上公而禮圖謂諸侯玄冕三旄則與鄭

賈義違未詳所據又淮南子主術訓高注設冕旄云天子玉縣十二  
公侯挂珠九伯子男各應隨其命數也此亦依鄭義而謂公侯同九

玉則與鄭說又小異疑傳寫之誤云纁玉皆三采者據上文云孤纁  
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御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  
用玉八者大夫藻漢當作纁各本並誤此謂諸侯之御大夫也隋志  
引禮圖云繡冕孤御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與鄭義同鄭意公  
侯伯孤四命前後入就以八乘四得三十二御三命前後六就以六  
乘三得十八大夫再命前後四就以四乘二得八也賈疏云四命以  
下皆據典命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御三命其大夫二命子男之御  
再命大夫一命而言詒讓案禮器說冕旒云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  
三注以爲夏殷禮孔疏亦云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金鶚云此亦周禮也蓋大夫士有王朝侯國之異王朝之大夫與諸  
侯略等士與諸侯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士得服冕也上大夫爲  
卿六命與侯伯等而服毳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子男等而服  
希冕其冕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國之卿等而服玄冕其冕三旒三公  
與外諸侯之上公略相等雖服鷩冕而有九旒所以尊之也案金說  
是也今依禮器說天子之御七旒大夫五旒皆不依命數又依江氏  
說無後旒則天子御冕前七旒四十九玉大夫冕前五旒二十五玉  
也諸侯御大夫旒數無文疑當降王臣一等孤御同前五旒用玉二  
十有五大夫前三旒用玉九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御黝珠六亦  
未詳所據又天子孤蓋服鷩冕而與卿同七旒上中下士並得服冕  
亦同三旒九玉此經不具也詳大宗伯典命司服疏云藻玉皆朱綠  
者藻亦當作纁賈疏云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二采朱綠而言也云  
韋弁皮弁則侯伯璣飾七子男璣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璣飾四三命  
之御璣飾三再命之大夫璣飾二玉亦二采者以璣玉采數之差與  
冕旒同也今依禮器定五等諸侯冕旒同九旒則韋弁皮弁璣飾亦九  
玉三采王朝御璣飾七大夫璣飾五諸侯孤御同璣飾五大夫璣飾  
三玉並二采不依命數爲差又左僖二十八年傳楚子玉自爲瓊弁



玉纓杜注云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别名次之以飾弁及纓案子  
 玉之弁蓋即以瓊為璣此諸侯卿大夫皮弁得以玉為飾之證也云  
 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者賈疏云以其弔服非吉故無飾  
 故辟積有就也張惠言云鄭蓋以天子至卿大夫皆有素爵弁之弁  
 經服故為辟積之差等其實天子即以爵弁君大夫即以皮弁為弁  
 經其爵弁不得有辟積也案張說是也辟積與士冠禮皮弁服素積  
 義同彼謂皮弁之裳當要中辟蹙為褶鄭此注則謂弁經之弁當縫  
 辟蹙如冕纁之數然經無弁積之文不足據也天子以下弁經之等  
 自以冠衰為差詳司服疏云庶人弔者素委貌者明不得服弁經也  
 鄭謂庶人以素委貌疑衰為弔服詳司服疏賈疏云此經不云庶人  
 為爵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者賈疏云  
 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為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  
 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為爵弁若一命  
 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為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  
 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  
 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案鄭賈說  
 並非也無旒則不成冕依禮器旒不隨命數一命之大夫及王之下  
 士亦當玄冕三旒士爵弁形制當同章弁皮弁又不與冕同詳大宗  
 伯司服疏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者亦以等  
 降也賈疏云一命大夫及士冕弁既無旒故知無此等任大椿云注  
 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之大夫及士互相承士不  
 得章弁注所云章弁無結飾蓋指一命之大夫言也詒讓案今定一  
 命大夫士冕亦三旒則弁亦當無降也云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者  
 尊卑之服各依其等若有僭踰則弁師糾詰之故有禁令也引玉藻  
 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者彼文不敢作弗敢鄭彼注云謂卿大夫

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案彼云乘者兼賜車馬言也賈疏云彼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為僭踰故引為證也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者任大椿云謂兼於韋弁皮弁之冠飾也賈疏云玄冠緇布衣緇帶素鞞天子以為田服即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韋弁皮弁也詒讓案冠弁之冠委貌即玄冠詳司服疏玄冠玉飾經無文玉府先鄭注釋服玉云冠飾十二玉賈彼疏謂天子冠弁與韋弁皮弁同十二玉王制孔疏亦謂諸侯及孤卿大夫冠弁采玉之數並同二弁理或然也云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者雜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注云喪者衣衰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明天子以下至於士喪服制度並同故經不言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

王德信六十七

王德信六十七

王德信六十七

王德信六十七

王德信六十七

王德信六十七

王德信六十七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司甲 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沽

上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

**疏**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者賈疏云五兵五盾各有物色與其善惡長短

大小之等按此下有舞者兵及斨五兵直云以待軍事者五兵五盾以軍事為主故也

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者說文盾部云盾蔽也所以捍身蔽目又木部云櫓大盾也釋名釋兵云盾避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避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

持也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齋而鄒者曰陷虜言可以陷破虜敵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

也子小稱也以縫編版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廣雅釋器云吳魁干版櫓戰盾也案版即伐也毛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是也五盾蓋即詩傳之中

干及釋名所說步盾車盾之類總舉大數無五者之名故云未盡聞云等謂功沽上下者司勳注云等猶差也賈疏云功謂善者為上等

沽謂寵惡者為下等也必知有此法者見稟人職云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明兵盾亦當然案功沽詳酒正疏鄭

司農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者蘇氏演義引世本說五兵義同兵者戎器之通名故及無金刃亦謂之兵名制並詳考工記總敘及

周禮正義

六十一 中華書局聚

洽氏廬人職賈疏云此謂車之五兵故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

下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輪謂師還

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有司還兵也用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者司弓矢云凡師役

兵謂出給衛守會同頒弓弩從授兵甲之儀則此授兵亦兼師役

會同有頒兵甲書費誓云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用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即魯公伐徐戎命有司治甲兵以頒

授之事也天子六軍其人出於六鄉其甲兵則皆臨時官給故坊記

孔疏云據司馬灋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

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

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案孔說是也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授

兵於大宮杜注云大宮鄭祖廟戰國策齊策云甲兵之具官之所私

給也費誓命魯人三郊三遂亦止峙楨榦芻茭而甲兵不責之郊遂

此皆可證孔官給甲兵之說但侯國亦有鄉遂孔謂專用丘甸計地  
出車之法則非耳其畿內四等公邑丘甸軍賦之法則車馬甲兵皆  
民自備非官所授詳小司徒縣師夏官敘官疏惠士奇云春秋莊四  
年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閔二年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  
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王府及內府  
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入橐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  
有司存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案惠說足申孔義凡  
大師六軍出於六鄉蓋巾車授車馬質授馬而此官與司甲授以兵  
甲其還則亦受之唯大田羨卒盡作則車馬甲兵民間自具耳注  
云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  
法也賈疏云司馬主六軍是一官之長先受於王命知多少乃始出  
軍故從司馬法以頒之云兵輪謂師還



輸委輸也師還兵不復用則當歸之有司司兵主受所輸而藏之也云用兵謂出給衛守者賈疏云以其既言受兵下別言用兵明是衛守之處須兵者也曾釗云注意以衛守別上授兵然出給與授本無別且經亦未嘗有衛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之屬耳蓋古出軍斬牲以徇陳又軍事共其犒牛無為皆執戰陳之刀以殺之故知其別有兵也案會說亦通

**祭祀授舞者兵**

授以朱干玉戚之屬**疏**祭祀授舞者兵者此通授衆舞徒兵器與司干諸子為玉戚之屬**疏**官聯也注云授以朱干玉戚之屬者明堂位云朱干

玉戚冕而舞大武祭統同鄭注云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賈疏云按

下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授兵

據以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案賈此疏與司干疏說異非也司干以干名官不宜轉不掌干戚

竊謂朱干玉戚以文飾為貴乃專屬舞器非戎事所用當為司干所專掌此官所掌者蓋不飾朱玉之干戚耳鄭以朱干玉戚為釋亦非

也祭統云及入舞君纁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然則大武之朱干玉戚蓋君所自執其羣臣以下所執則不必有朱玉之飾舞兵之干戚自有飾不飾兩種

鄭賈不察而司干與司兵職掌遂淆棍莫辨矣**大喪**斂五兵故書

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為斂玄謂斂與也興作**疏**大喪斂五兵者

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笄**疏**宰夫注云大喪

王后世子也斂兵者葬前一日則陳之祖廟之廷葬日至擴則陳之墓道及窆則奉而藏之棹中見內也並詳司裘疏注云故書斂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為斂玄謂斂與也者二說不同先鄭為長詳司裘大師疏云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者既夕禮云陳明器役器甲冑干笄鄭彼注云此皆師役之器賈疏云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之內甲冑干笄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

皆有也詒讓案厥謂陳之不為與作鄭說亦失之云士喪禮下篇有

甲冑干笮者釋文云笮字又作笮案既夕文作笮鄭彼注云甲鎧冑

兇器也既夕即士喪禮下篇詳中車疏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疏軍事建車之五兵者天官敘官

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注云建立也六軍之制二十五

人為兩而革車一乘皆備建五兵故謂之兵車賈疏云凡器在車皆

有鐵器屈之在車較及輿以兵插而建之故有出先刃入後刃之事

詒讓案凡車兵皆插於車輪詳考工記總敘疏注云車之五兵鄭

司農所云者是也者御覽兵部引樊文淵七經義網云車上五兵戈

及車戟曾子夷矛與先鄭義同賈疏云即上文注是也必知如先鄭

義者見考工記廬人云戈及車戟曾子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

覆注云建五兵與人也以是故從司農所云也詩衛風伯兮孔疏云

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

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傳曰前  
驅獸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  
矢者司右注引司馬注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衛長是也詩伯兮疏云步卒五兵與車兵異夷矛長非步卒所  
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及矛戈戟當之案孔說是也月令季秋  
習五戎注及御覽兵部引七經義網說步卒五兵並同此注義它書  
說五兵者與二鄭多殊異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云五兵矛  
戟劍楯弓鼓數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注云五  
兵矛戟鉞楯弓矢楊疏引徐邈稟信說同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  
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國語齊語章注淮南子汜  
論訓高注並云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淮南子時則訓云春其兵矛夏  
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鍛揚雄太玄經玄數云木為

予金爲鉞火爲戈水爲楯土爲弓矢漢舊儀云五兵弓弩刀劍甲鎧漢書吾邱壽王傳顏注云五兵謂矛戟弓劍戈今案此經以五兵對五盾又司甲與司兵異職墨子節用上篇云甲盾五兵穀梁傳云五兵五鼓則五兵數楯鎧鼓者非也餘說紛互並無塙證今不備論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疏注云分與授用者授舊本作受授用今依余本及注疏本正祭義注

云頒之言分也授用謂亦如司兵所云授兵用兵二事有當用祭祀戈盾者此官則分而與之賈疏云即下文祭祀會同之等皆是

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及如

杖長尋疏祭祀授旅賁及者明此官兼掌及也洪頤煊云旅賁氏掌有四尺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並未言

受下文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此及當是及字之譌案洪說亦通莊有可蔣載康說同然說文及部引禮旅賁以先驅疑即據此

文則許所見本亦作及與鄭本同云授舞者兵亦如之者與司干諸子爲官聯也此謂樂師小舞干舞之兵與司干司兵所授大舞之干

威並異賈司干疏謂司干授于司戈盾惟授戈不足據注云亦頒之也者亦分與旅賁及衆舞者也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者賈疏云據

司士而言云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者司士注云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是故士爲宿衛之人故與旅賁同衛王也賈疏云案

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及者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爲儀衛故不執戈盾云及如杖者說文及部云及以杖殊人也禮及以積竹

入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又云投軍中士所持及也司馬法曰執羽從投釋名釋兵云及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挫

於車上使殊離也淮南子齊俗訓摺笏杖及高注云及木杖也文選西京賦薛注云及杖也八稜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

之案及投聲義並同爰以竹木為之而無刃與杖相似故高誘薛綜  
即稱為杖也互詳廬人疏云長尋有四尺者據考工記總敘及廬人  
文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乘車

乘車也軍旅則革疏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者革路金路之副車也  
路會同則金路疏詳馭夫疏賈疏云軍旅會同皆有貳車皆有車

右故授之以戈盾云建乘車之戈盾者明與兵車備建五兵不同賈  
疏云王所乘車有車右故建戈盾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其式

前之闌金鼓于盾弓矢皆在焉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洩聲  
子中楯瓦絲鞬汰鞬匕入者三寸可見鞬之後有盾盾必樹者矢乃

中之詩小戎龍盾之合毛公曰合而載之王肅謂合而載之所以蔽  
車案鄭說是也戈則迤插於車輪外之闌詳考工記總敘疏云授旅

賁及虎士戈盾者此皆步行從王為扞衛者故別授以戈盾也虎士  
即虎賁氏之屬八百人詳敘官疏注云乘車王所乘車也者謂王

所自乘之車故此官建其戈盾明它乘車則此官授與車右自建之  
不親建也云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者明軍旅會同王所乘路不

同此乘車中兼有彼二路也賈疏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舍止也藩  
云皆中車文會同則彼以賓一也

藩衛者如今疏及舍設藩盾者與掌舍為官聯也凡王軍旅及巡守  
之扶蘇與疏殷國之大會同皆有在外舍止之事賈疏云按掌舍

王行止住不言設藩盾者當宿衛之專非止一重除彼坐桓車宮之  
外別有此藩盾之等也注云舍止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

止之處是也云藩盾盾可以藩衛者蓋即所謂櫓也說文艸部云  
藩屏也又木部云櫓大盾也左昭十三年傳云乃藩為軍杜注云藩  
離也此藩盾亦謂以大盾為屏藩助衛守也六韜分險篇云凡險戰  
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云如今之扶蘇與者六韜軍用篇有武

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提翼小櫓扶胥  
一百四十六具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大扶胥衝車三十六  
乘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舊注云扶胥車上之蔽惠士奇云蘇  
與胥古文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閒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  
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在車兩藩故曰藩盾止則設焉嚴其  
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掌  
舍注謂阻險之處王行止宿次車為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  
盾掌舍設之司戈盾建焉案惠謂扶蘇即扶胥是也其謂藩盾設於  
掌舍之車宮以在車藩得名雖非鄭義然與六韜合周書大明武篇  
云輕車翼衛在戎二方亦即六韜武備武翼扶胥及輕車之制是扶  
胥實設於兵車惠  
說亦得備一義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各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直長短疏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者司弓矢官之官法也說文弓部  
之數云弩弓有臂者釋名釋兵云弩怒也有執怒也弩亦弓之

類故同官掌之云辨其各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者明此官為弓  
弩矢受藏受用之府也賈疏云六弓八矢各有名號物色出入者頒

之受之注云法曲直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書注  
云法猶數也賈疏云曲直者謂若王弓弧弓合九成規已下或合七

合五合三是曲者合少直者合多長短者弓人云弓之  
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是其長短也中春獻弓弩

中秋獻矢箛弓弩成於和矢箛成於堅疏中春獻弓弩者此獻並謂  
箛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獻成也李光坡云弓人為

弓夏秋冬造至春被弦故弓弩中春獻之稟人職矢箛春作秋成故  
矢箛中秋獻之注云弓弩成於和矢箛成於堅者弓弩欲其體強



弱均調故成於和矢箠恐其易損折故成於堅中春寒温中物皆和適以此時獻弓弩則和中秋氣漸涼物皆堅凝以此時獻矢箠則堅

也云箠盛矢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箠弩矢箠也引周禮仲秋獻矢箠方言云所以藏箭弩謂之箠郭注云盛弩箭器也續漢書輿服志劉

注引干注云箠今謂之步又釋名釋兵云步又人所帶以箭又其中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呂靜云步又謂之服服即箠之借字依

揚許說則箠本為盛弩矢器此經之箠則弓弩矢所通用散文不別也巾車小服注云服讀為箠小箠刀劍短兵之衣箠箠字同則他兵

衣亦得通稱矣又既夕記云弓有韞此唯有矢箠而無弓韞以兵衣稱箠例之或箠內亦得含弓韞與云以獸皮為之者釋名釋兵云其

受矢之器以皮曰服柔服之義也詩小雅采芣象珥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也孔疏引陸璣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

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韞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韞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

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國語鄭語云麋弧箕服章注云箕木名服矢房北堂書鈔武功部引賈逵云服矢筒也彼

服不用獸皮故特著其木然則凡單言箠者並皮箠也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

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

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

而射之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犴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

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楛為韞

鄭司農云楛字或爲鞞非是也。韞師職曰射則充楛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楛質之弓。矢言射楛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鞞質。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說文弓部引者非。疏周禮六弓楛作甚者。古文之省。此辨六弓之名物與其頌

授所用之異也。云夾弓。庾弓以授射。狩侯鳥獸者。釋文云。庾弓。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阮元云。當本作庾。弓師儒相傳讀。庾故下云

本或作庾。案阮校是也。然疑陸本正文當同。弓人作與。弓彼釋文音。庾即依師儒相傳讀也。庾與聲類同。庾則形之誤。說文引狩侯作干

侯。亦古文省。段玉裁云。狩字作干。與大射禮同。賈疏云。此經六弓強弱相對而言。王弧直往體寡。夾庾曲往體多。故四者自對。先言唐大

往來若一。故退之在後也。注云。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者賈疏云。即所引弓人之職。往體來體之等是也。云往體寡來體

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者。並據弓人文彼不云。弧弓大弓。鄭以弧弓與王弓大弓與唐弓皆同等。約推

之明其體亦同也。云甲革革甲也。者據函人有犀甲。兕甲。此甲革。即以犀兕之革爲甲也。弓人云。王弓利射革。與質注云。革謂干盾。干盾

亦以革爲之。與此互相備也。樂記有貫革之射。注云。貫革穿革甲也。鄉射記注釋。主皮之射。無侯。張獸皮而射之。雖與鄉射五物主皮不

合。而與此甲革之射實相類也。引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者。左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注云。蹲聚也。此引以證射甲革之事。云質正也。者射人注云。正所射也。賈疏云。謂

若賓射之正。然也。惠士奇云。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爾雅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槩。槩古文臬。或作擗。所謂質也。質者射之

的先儒皆分正質爲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楛以爲正。若臬然矣。案惠說是也。依先鄭射人注說。則三射之侯皆有正。有質。依後鄭中庸注說。則畫布曰正。爲賓射。采侯之擗。此射楛質本不爲侯。以楛

周禮正義 六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為射桌亦通謂之質荀子勸學篇云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淮南子原  
 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注云質的射者之準執也此  
 榘質與彼義同與射侯之正質異也云樹榘以為射正者爾雅釋宮  
 云榘謂之榘郭注云斫木櫝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孫炎云榘斫材  
 質也惠士奇云詩曰方斲是虔箋云取松柏斲之正斲於榘上則是  
 用以為藉也詩云取厲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疏云質榘也言  
 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榘質故取之則榘質又為鍛厲斧斤之石矣史  
 記范睢曰臣之曾不足以當榘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注云榘榘  
 也質斲刀也失之穀梁昭八年傳云以葛覆質以為槩則質非刀明  
 甚鉄為斲刀質則莖榘淮南子兵略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之不中  
 注云格射之榘質也的射準也詒讓案榘者凡斫斲段擊所用木石  
 藉之通名亦謂之質鄭意此榘即斫斲承鉄鉞之木質故弓人注云  
 質木榘是也然此注自訓質為射正以榘質即為樹榘以為射質與  
 弓人注小異竊謂當以弓人注為正蓋甲革榘質甲革同物榘質亦  
 同物故弓人職言革質而不言甲楯若如鄭此注訓質為射正則甲  
 革亦樹以為射正弓人不當獨於榘言質且弓人言質不言榘不又  
 與射侯之正淆混無別邪要之弓人之質與此榘質文同義不宜異  
 兩經互勘知此注為未審矣後文及圍師凡言榘質者並放此云射  
 甲與榘試弓習武也者明武射不張侯也賈疏云見下文云澤則共  
 榘質是在澤宮中試弓習武也云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  
 者射侯即大射儀之干侯畿內諸侯大射三侯惟干侯五十步侯道  
 最近故云近射亦詳射人疏云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  
 參侯者用唐大侯者依大射儀大侯九十步侯道最遠故用王弧最  
 強之弓參侯七十步近於大侯故用唐大強弱中之弓也賈疏云此  
 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庚射  
 豹侯也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或問鄭注云射侯五十步近射用弱

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之君  
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  
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畿內諸侯之  
射又用何弓荅云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  
定則不得言僭列國諸侯禮自得伸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  
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大夫  
士用夾庾所以通之於外士諸侯也案依崔推鄭義則六弓強弱為  
三等自王以下皆視所射侯道遠近而用之以爵之尊卑為降殺  
若然畿內諸侯大射二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王國卿大  
夫用夾庾射麋侯射人十射豨侯則亦用夾庾矣黃以周云鄭注可  
疑經夾庾以授射豨侯舉豨以賅參大兩侯也故弓人通謂之利射  
侯鄭以豨侯五十步為近射用弱弓因謂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  
是謂遠射宜用強弓矣顧弓人記析幹之法明言射遠者用執射深  
者用直鄭彼注云執謂形勢曲執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執  
之夾庾有明證矣而謂豨侯近用夾庾大侯參侯遠須用強直之弓  
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於弓人夾庾利射侯  
王弓利射革與質注自圓其義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  
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并引大射禮揚觸  
捆復以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實大射所謂捆復者謂矢因叩擊而  
退復即弓人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去捆復者正其不用  
強直之弓故也案依黃說則凡禮射有侯者並用夾庾無三侯之分  
攷弓人云夾庾利射侯又云覆之而韋至謂之侯弓並不云豨侯則  
黃說自通然則崔賈諸家緣注推論皆無當於經情矣大侯參侯詳  
司裘疏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者賈疏云用中謂唐大  
往來體如一是中也云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者謂使與勞  
者所用之弓射遠近皆可故亦用唐大之中弓也云勞者勤勞王事

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者書文侯之命云用賚爾彤弓一  
 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僞孔傳云彤赤旅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是平王賜晉文侯弓矢之  
 事又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獻楚俘于王王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是襄王賜晉文公弓矢之事依鄭此說  
 則尚書春秋所云彤弓旅弓當此經之唐弓大弓也故毛詩小雅彤  
 弓傳云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  
 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為唐  
 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  
 其體強弱之名此彤旅者為弓色之異稱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楛  
 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案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  
 以彤弓為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為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  
 非其差也詒讓案鄭以經勞者為賜勤勞諸侯說恐未塙以弓六物  
 推之王弧最尊侯伯有功賜弓矢為殊禮似當用王弧其唐大以授  
 使者勞者使蓋謂諸臣出使勞蓋謂問勞遠臣左成十六年傳楚子  
 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哀二十六年傳衛出公自城鉅使以弓問子  
 贛穀梁隱元年傳云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楊疏引麋信云聘問也古  
 者以弓矢相聘問此經唐大以授勞者即所謂聘弓也使與勞二事  
 皆禮之輕者故用唐大若賜賚有功諸侯其禮最重不宜與使者同  
 科矣云故書楛為鞞者黃以周云宜云故書楛或為鞞今脫或字司  
 農注明言或矣案黃說是也段玉裁云鞞與楛聲類本不同蓋因雙  
 聲而誤說文弓部楛作甚徐養原云爾雅釋宮楛謂之楛說文無楛  
 楛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楛謂之度度鞞同音案徐說亦通鄭司農  
 云楛字或為鞞非是也圍師職曰射則充楛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  
 共射楛質之弓矢言射楛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鞞質  
 者非者先鄭以爾雅釋器云車革前曰鞞於射義不相冢故據圍師



及本職後文定從棋質其矢箠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箠百矢**疏**注云從弓數也

者以經不言數故特釋之明凡獻及頌時矢箠皆從弓數也云每弓者一箠百矢者賈疏云案文侯之命及禧二十八年晉文公受弓矢

皆云形弓一形矢百雖是所賜之弓矢射之弓矢約同之按詩頌云束矢其搜毛注云五十矢為束鄭從之至此為百矢者無正文鄭兩

從不定也詒讓案鄭為一弓百矢是也其一箠矢數經無正文大司寇束矢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是鄭意一箠盛矢一束

荀卿說則一服盛五十矢與泮水毛傳一束矢數合若然則每弓當

二箠箠各五十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近

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凡弩夾庾利攻守唐無王孤王孤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疏**大利車戰野戰者此

辨四弩之名物與其用也強弱與弓相擬故名亦同說文弓部亦引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注云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近

近弱弩發疾也者量人注云軍壁曰壘謂或攻或守二者皆用夾庾之弩弩強則引釋重緩而發不疾弱則引釋輕捷故發疾利於近射

也云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者車戰野戰進退馳驟非強弩則矢不及遠故用唐大強於夾庾之弩也云弩無王孤王孤恆服弦往

體少者使矢不疾者賈疏云案上弓有六等有王孤至此弩以有夾庾等四種故云弩無王孤也恆服弦者若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

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恆服弦也若然恆服弦用弱者以其強弓久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孤往體少使

之恆服弦則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

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葦矢用諸弋射恆矢庫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

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繫矢鏃矢葦矢庫矢弩所用也

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繫矢象焉

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

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

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葦矢象焉葦之

言矰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荆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

云弋鳧與鴈恆矢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

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

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為人罷短之罷玄謂

庫讀如痺病之痺凡矢者通弓弩言之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古

痺痺之言倫比疏者夷牟初作矢此辨八矢之名物與其用也注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者賈疏云以上文六弓四弩俱陳於下

此八矢者

弓弩各有

四焉者取

名變星飛

行有光者

轉人云弧

旌枉矢以

象弧也注

云妖星有

枉矢者取

者蛇行有

毛目此云

飛行有光

即所謂蛇

行有毛目

是也八矢

之枉

疏云今之

飛矛是也

者丁晏云

方言箭其

三鏃長尺

六者謂之

飛壘

注此謂今

射箭也文

選閱居賦

激矢壘飛

李注引東

觀漢記光

武作

飛矢箭以攻赤眉飛壘即飛矛也惠士奇云漢之飛矛古之飛鳧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六韜軍用篇凡車戰以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副之飛鳧赤莖白羽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為首畫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黃以周云庭氏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證也六韜飛鳧依鄭義言之即經之絮矢詒讓案廣雅釋器云飛壘箭也矛壘一聲之轉惠氏以飛鳧為即飛矛其說亦通但依六韜所說則飛鳧為弩矢墨子備穴篇有短弩壘矢亦弩矢也黃氏謂即絮矢近是絮矢本象枉矢則亦可結火射敵若此注所云飛矛則指配弓之矢而言鄭自據漢制不據六韜六韜亦無枉矢之名與此注不相冢也云或謂之兵矢者據矢人職有兵矢彼注云兵矢謂枉矢絮矢也云絮矢象焉者賈疏云謂輕重象枉矢也云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者以是象妖星飛行有光故知可用火射也孫子火攻篇五曰火隊通典兵作火墜杜氏注云墜墮也以火墜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著前頭頸強弩射敵營中此即古火射之法云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者賈疏云以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是最重者也此枉絮二矢則五分二在前三在後云前於重又微輕微輕對已下矧矢恆矢等為最輕也程瑤田校改作前於後重微輕云謂其前於後殺鏃二矢之尤重者為微輕也轉寫譌互作重後案程說是也云殺矢言中則死者賈疏云解稱殺矢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鏃矢象焉者賈疏云亦尤重者也云鏃之言候也者丁晏云爾雅釋器云金鏃箭羽謂之鏃郭注今之鏃箭是也行葦云四鏃既均毛傳鏃矢參亭即矢人之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夕記云撥矢一乘注撥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閒謂之鏃關西曰箭詒讓案鏃候聲類同行葦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金鏃斷羽使前重也行

鞞以四鐵配敦弓則不為弩矢鄭彼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  
 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孔疏以為大射又引王肅說以為  
 燕射據既夕記及爾雅方言說則鐵矢為金鏃八矢之通名以對志  
 矢之為骨鏃也凡禮射亦用金鏃故亦謂之鏃矢既夕及行鞞之鏃  
 矢非此經之弩矢亦非用諸近射田獵者惟其制略同穀梁隱元年  
 傳云聘弓鏃矢彼鏃矢亦即禮射配弓之矢云二者皆可以司候射  
 敵之近者及禽獸者即既夕注候物而射之義近射田獵志在必中  
 故宜司候而射之云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者賈疏云以其三分  
 一在前二在後故云尤重中深故殺名不可遠故用之近射也詒讓  
 案以其前尤重故力銳而中深勢沈而不可遠也云結鏃於矢謂之  
 鏃者說文矢部云鏃惟射矢也又糸部云繫生絲縷也淮南子說山  
 訓高注云鏃弋射短矢繳大綸是繳者所結於矢之縷其矢則謂之  
 鏃也丁晏云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馬融注繳繫短矢謂之鏃鄭君  
 亦同師說云鏃高也者釋弋矢名鏃之義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李注  
 引如淳云曾高高上飛意也鏃曾聲同結繳於矢使之升高以射飛  
 鳥故其矢謂之鏃聲義相貫也國語吳語說吳陳軍有白羽赤羽鳥  
 羽之鏃韋注云鏃矢名也以羽為衛初學記武功部引賈逵云矢羽  
 為鏃則鏃又為戰守所用矢之通名不徒繳弋矣云第矢象焉者以  
 經與鏃矢同言用諸弋射明其制同但用之弩墨子備高臨篇說連  
 弩矢端以繩如弋射即此第矢之類云第之言荆也者說文刀部云  
 荆擊也第荆聲類同黃以周云廣雅第矢箭也第作第古从竹之字  
 多作升第第皆段借字以荆為正云二者皆可以弋飛鳥荆羅之也  
 者明第矢亦可升高鏃矢亦可刺羅各取一端為名賈疏云解結繳  
 以羅取而刺殺之義云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者賈疏云此又對  
 枉矢絜矢五分者是重此於五分之重又微輕於彼以此矢七分故  
 也詒讓案行不低者謂矢前較輕故勢易舉而行不低中弋射飛鳥

之用也引詩云弋鳧與雁者鄭風女曰雞鳴篇文此引以證弋射飛鳥之義鄭彼箋云弋繳射也說文佳部云惟繳射飛鳥也則弋正字當作惟經典並段槩弋字爲之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云恆矢安居之矢也者說文二部云恆常也謂平常安居之矢賈疏云按弓人有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之文則此恆矢軒輶訂是安居之矢也云庫矢象焉者亦與恆矢同制也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已射及習射也者賈疏云已上六矢皆用之攻守及弋射惟此矢云散射明散射是禮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是其習亦於此三射中爲之故并言之也詒讓案禮射不用弩則恆矢用之禮射習射庫矢唯用之習射也習射謂肆習弓弩又將禮射前期亦有肄習之事若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是也散者亞次於師田諸射之言互詳鹽入疏王賜侯伯有彤矢旅矢與彤弓旅弓相配其於四矢當何矢經無正文左傳僖二十八



也矰矢第矢制同云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者既夕記云矰矢  
 骨鏃短衛志矢軒輶中亦短衛注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  
 之有志輶擊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案軒輶中者謂  
 矢之前後輕重均也爾雅釋器云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注云今之  
 骨鏃明骨鏃自是志矢恆制非明器也但禮經三射之矢皆不云骨  
 鏃而詩行葦說禮射之矢曰四鏃明其為金鏃矣諦審鄭意蓋謂恆  
 矢本有二種用諸禮射者金鏃用諸習射者則骨鏃骨鏃為志矢金  
 鏃不為志矢二者少異但其前後訂則同耳非謂散射之恆矢庫矢  
 皆骨鏃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為人罷短之罷者段玉裁云人罷短之  
 罷見典同庫从广卑聲在古音支佳部與罷在歌戈麻部聲類最近  
 司農易庫為罷謂其矢短也案段說是也大司徒其民豐肉而庫注  
 亦云庫猶短也云云謂庫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者賈疏述注  
 讀如作讀為段玉裁依改又改痺並為痺云鄭君意此矢不能短於  
 他矢故易為痺字痺从广卑聲在脂微齊皆友部與庫聲類近而形  
 略相似但痺義訓溼病以假借求之則痺之言倫比痺比同部也不  
 徑云庫當為比者恐其億必故必兼聲形二者易為痺字乃後說其  
 假借之指也讀為各本作讀如痺病各本作痺皆誤案段校是也說  
 文广部云痺溼病也無痺字賈疏云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

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也往體寡來

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疏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

而國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  
 規士合三而成規者通論弓體倨句之差率也賈疏云案上注而言  
 王弧射大侯夾庾射豝侯言之則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

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庾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賈疏云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同射近侯無與大夫別侯之法今以士合三與大夫弓別者以士與大夫尊卑次暫以合三者託之于士其實士無合二之弓也弓人疏義同黃以周云鄭注弓人以爲夾與合五王弧合九唐大合七賈疏因以王弧爲天子之弓唐大爲諸侯之弓夾庾爲大夫之弓此雖有合於彼注與此注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之說難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體多來體寡云云皆以體言也下句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體之名下又別箸其射矜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有用王弧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也案黃說是也此經雖以四等之體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士而其用之則仍視所射遠近以施之前崔靈恩所論足以明之矣況射人十射矜侯則弓宜亦用夾庾不當別於六弓外制合三之弓賈強爲之說不可通也又案此四等成規之度以割圓術言之合九者其弧四十度合七者五十一度強合五者七十二度合三者百二十度也又依弓人上中下三等弓以圓率計其周上士弓六尺六寸合九則五丈九尺四寸合七則四丈六尺二寸合五則三丈三尺合三則一丈九尺八寸也中士弓長六尺三寸合九則五丈六尺七寸合七則四丈四尺一寸合五則三丈一尺五寸合三則一丈八尺九寸也下士弓長六尺合九則五丈四尺合七則四丈二尺合五則三丈合三則一丈八尺也但挺臂與兩簫皆直而兩隈則曲其度之贏胸無可詳則其弧致真數亦無從計算耳又古書說天子以下弓制文多差異如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彫弓諸侯形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定四年何注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形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並以漆飾爲等差不論弓體強弱與此經義不相涉

也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賈疏云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合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而言耳案賈本弓人注

義也凡弓有往來體則有倨句故詩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句毛傳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是王弧之屬亦得謂之句此經弊弓則指極

句合三之弓而言明合三之句直不任用也注云體往來之衰也者淮南子說林訓高注云衰差也賈疏云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

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云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者凡弓合之成規皆為正圓

之形其分之則合多者曲勢微直合少者曲勢尤圓故經以合之多少明句直之率也云弊猶惡也者此段借引申之義說文支部云敝

一曰敗衣弊即敝之借字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左傳注云弊敗也凡物易敗壞者必窳惡故惡弓亦謂之弊弓也弓人覆之而角至

謂之句弓注云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彼注即本此經經弊字疑亦當作敝詳巾車疏云句者惡則直者善矣者謂經不言直者

謂之善弓明弓以句為惡則以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也射牲示親殺直為善可知舉一偏以見義也

者所親唯射為可國語曰禘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者謂祭日之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疏且迎牲入時共弓矢以授王與射人

為官聯也此亦近射蓋當用夾庾殺矢凡內外大祀天地宗廟社稷望祀王皆有射牲法詳射人疏注云射牲示親殺也者王自射之

而使有司殺之示猶王親殺然者以昭敬也云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者賈疏云按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則射

外兼為而言惟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引國澤共射椹質之語者楚語文證大祭祀有射牲之事亦詳射人疏

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

中者得與於祭疏澤共射楛質之弓矢者此共習武射之弓矢也習武射不

與於祭疏射侯與禮射異故特共其弓矢賈疏云此所共弓矢據王

恆故上云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楛質詒讓案此為習射之事矢蓋用

說郊特牲說郊禮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注云澤澤宮也所

以擇賢之宮也說與先鄭同引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

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者鄭彼

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

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祭義孔疏云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

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

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圍中

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

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楛質之弓

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而釋之是知於澤宮射楛質而已又鄭注  
司弓矢云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  
皮亦揖讓也案孔據書傳釋此注是也後鄭鄉射記注說主皮之射  
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即引書傳澤宮之射以證  
義是後鄭意射宮之射為禮射有侯澤宮之射為主皮之射則無侯  
故以楛質甲革代之經不言甲革者文不具也今攷主皮為鄉大夫  
鄉射五物之一不當別為張皮之射鄉射記本謂射備五善不專重  
主皮耳鄭彼注說未瑯而澤宮之射無侯則與此經義合後鄭及孔  
氏說不可易也澤宮之射無侯而可以擇士者鄉射記注引書傳云  
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鄭又自釋之云澤習禮  
之處非所於行禮蓋時田校獲事輕即就澤而行射禮射澤之後不  
復射於射宮擇士禮重故必先習射於澤而後行正射於射宮射宮  
即謂辟雍也澤雖非行正射之所然習禮亦即習擇士之禮故射義

有澤所以擇士之說矣至澤即澤宮二鄭賈孔皆不詳其處金鶚云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於澤而後射于射宮白虎通以辟雍為射宮

則澤宮當與辟雍相近矣澤宮兼習武射尚書大傳謂蒐狩陳餘獲于澤宮卿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司弓矢澤共射榘質之

弓矢則武射在澤宮明矣案依此經及書傳文澤宮為習武射之宮辟雍為天子禮射之宮二者不同金謂辟雍為射宮澤宮與辟雍相

近其說近是以經攷之澤者蓋即靈沼也澤上為宮則謂之澤宮省文亦通謂之澤伏傳云嚮之取也於園中園謂靈園也又曰今之取

也於澤宮即取餘獲陳於澤之澤謂靈沼上之宮也靈沼亦在靈園之中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園臺在國東南二

十五里則園在南方之近郊蓋與郊宮地亦相邇故郊祭卜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明就其近壇北之處以施命誓士也秦風駉賦疏又

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雍同在郊是靈園與辟雍地亦相近詩周頌振鷺云于彼西雝毛傳云雝澤也鄭箋云白鳥即于西雝之澤案彼

西雝蓋亦即指澤宮而言毛傳釋雝為澤似即據此經及射義之澤為訓左官十二年傳云川雝為澤明雝澤義同而後漢書邊讓傳李

注引韓詩章句則以西雝為即辟雍鄭箋似亦從韓說竊謂澤宮蓋與辟雍相近而在辟雍之西故謂之西雝若辟雍於五學則居中於

四郊則在南不得有西雝之稱韓義較毛為短詩靈臺疏引鄭駁異義謂辟雍在西郊亦非也田獵校獲射於澤故澤宮通言之亦得稱

射宮儀禮經傳通解引鄭尚書大傳注云澤射宮也又穀梁昭八年傳說田狩習射澤宮之事作習射於射宮范注亦云射宮澤宮是也

此與射義射宮不同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如數如當射者之互詳大司樂諸子疏大射燕射者王與諸侯羣臣大射於學燕射於寢也詳司

矢并夾疏大射燕射者王與諸侯羣臣大射於學燕射於寢也詳司矢并夾疏大射燕射者王與諸侯羣臣大射於學燕射於寢也詳司



之也依鄭義禮射共弓各視其侯道之遠近為異今案弓當同用夾  
庚矢則用恆矢詳前疏注云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者明所共無

定數視射者之多少共之也云每人一弓乘矢者鄉射禮鄭注云乘  
矢四矢也賈疏云見大射鄉射禮皆人各乘矢也云并夾矢鬻者說

文竹部云鬻籥也射鳥氏先鄭注大喪共明弓矢  
也士喪禮下篇曰

用器疏大喪共明弓矢者亦謂王及后世子之喪將葬則陳之葬室  
弓矢則奉而藏之椁中也明弓矢與明器義亦同詳家人疏注

云弓矢明器之用器也者據士喪禮陳明器其目有用器彼記云弓  
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秘設依捷焉有鞬鞞矢一乘骨

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是其制也引士喪禮下篇曰用器  
弓矢者即既夕文鄭彼注云此皆常用之器也此引以證弓矢為用

器案彼用器又有耒耜敦杵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  
槃也等此官則唯共弓矢也

甲之儀物弓弩矢疏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者師役謂軍旅  
與會同異頒弓弩則不殊也云從授兵甲之儀者劉台拱云授兵之

儀司兵所云從司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儀當具於司甲之職而今  
亡矣此授弓弩如之注云物弓弩矢籥之屬者即稟人云弓

六物弩四物矢八物籥亦如之是也頒弓弩時各依其物授之田七  
充籠籥矢共矐矢籥竹籥也矐矢不在籥者田七充籠籥矢者

田弋則共籠籥以矢充之度之田車苓闕也下別云矐矢則此矢當  
為殺矢注云籠竹籥也者對籥為皮籥也既夕禮薦笮注云笮竹

籥釋名釋兵云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籠笮蓋異名  
同物陳奐云說文籠笮也笮車笮也矢籥繫於笮故曰籠籥案陳說

亦通云矰矢不在箠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者賈疏云以其共矰矢在矰下別言之故言不在箠也詒讓案矰矢弋射所用結絲繳

於上聚束之則易相纏繞不便於用故不在箠中將用時則特共之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償也用而

**注**云更償也者馬質注同云用而棄之則不償者謂受矢於官者因用諸攻守及弋獵所亡之矢則不責其償其不用無故而亡矢

者則必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扶拾鄭司農云扶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扶拾既次

詩家說或謂扶謂引弦疆也拾謂鞬打也玄謂扶挾矢時所以持弦

鞬打者左臂疏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扶拾者矰即司弓矢之矰裏以韋為之疏矢弋據繳絲言之此八者皆王射所用繕人主共之

賈疏云謂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注鄭司農云

扶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者縱弦謂發矢時釋弦而縱之

使往引弦謂開弓時鉤弦而引之使來黃以周云先鄭云扶所以縱

弦即士喪禮注所謂極以杳指放弦令不挈縱放義同先鄭誤合決

極為一物案黃說是也先鄭說二者之用扶與禮經之遂及極相類

而拾又即毛詩傳所謂鉤弦者此說與毛詩及說文絕異後鄭亦不從也引詩云扶拾既次者小雅車攻篇文毛詩扶作決次作攸傳云決鉤弦也拾遂也攸利也鄭箋云攸謂手指相攸比也引之者證射有扶拾又因欲引詩家說以廣異義故先舉經文於前也云詩家說或謂扶謂引弦疆也拾謂鞬打也者疆猶杳也鞬打義詳後此與先鄭前說正相反後鄭亦從之毛詩車攻傳義與此同而文小異此所引或三家詩傳文釋文引劉昌宗云鞬疆字之異者案鞬疆字別劉

說不足據云玄謂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者後鄭以  
挾爲鉤弦破先鄭挾縱弦之說也大射儀云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  
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巨指鉤弦注云方持弦矢曰挾蓋開弓  
注矢於弦必用右巨指鉤弦著挾者爲挾矢時以持弦使不脫又以  
爲飾也禮經挾字並作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闔  
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大射儀注義略同後鄭  
亦從詩家說段玉裁胡培翬並謂卽今之扳指是也引士喪禮曰挾  
用正王棘若擇棘者證士挾用棘爲之今禮挾亦作決鄭彼注云正  
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云則天子用象骨與者  
詩衛風芄蘭孔疏云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  
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詒讓案周書器服篇說王明器有象玦玦  
挾字同象骨卽象齒齒骨通言不別說文齒部云齒口斷骨也鄭大  
射鄉射禮注並謂決以象骨爲之大射諸侯禮鄉射大夫禮鄭皆云  
用象骨則大夫以上並同孔謂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恐非鄭愜也黃  
以周云鄉射大射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  
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許意似亦謂生人射決通用  
象骨爲之惟依許說則挾與鞮同詩芄蘭云童子佩鞮毛傳云鞮玦  
也釋文玦又作決此正許所本鄭詩箋則云鞮之言沓所以握沓手  
指鄭說與毛許小異攷禮經又有極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  
所以鞮指利於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  
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又士喪禮續極二注云極以沓指放  
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續又二明不用也賈彼疏  
謂極與決爲藉周書器服說王明器有朱極黃以周云鄭意決以象  
骨爲之鞮以韋爲之所以藉決分別言之固屬二物許云以象骨韋系著  
之藉有韋是也鞮以藉決分別言之固屬二物許云以象骨韋系著

右巨指通言之鞞自統于決故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不復言鞞組繫即鞞系所異者生用韋系死用組系而鞞以藉決生死同也至禮經之極又別一物非即鞞也決之鞞以環右手巨擘極以鞞食指將指無名指鞞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案依黃說則鞞即扶之韋藉毛詩與鄭詩箋禮注不過通言析言之別其說甚析鞞非子說林篇篇拜執鞞持扞彼扶字變從革韋革同物疑亦據鞞言之凡著扶者唯一而極則三其數亦異賈大射疏非是大射鄉射扶拾極二者並有此經有扶拾無極者亦文不備也云鞞扞著左臂裏以韋為之者亦申詩家說破先鄭拾為引弦之物也大射儀注云遂射鞞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鄉射注義同又云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擊以纒拾矢可也注云拾謂射鞞內則右佩玦捍注云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玦即扶之借字捍與扞同管子戒篇云弛弓脱鈎賈子新書春秋篇云丈夫釋玦軒鈎軒亦扞之異文說文章部云鞞射臂決也案決不得施於臂鞞與決亦不同物許書此解蓋誤段玉裁據文選李陵荅蘇武書李注引作臂衣近是黃以周云自說文有鞞射臂決之訓楚辭王注史記索隱遂以決為射鞞并扶拾亦不分矣案黃說是也凡拾遂鞞扞四者同物鞞為凡袒時蔽膚斂衣之通名史記滑稽傳云希鞞鞞臄又張敖傳云朝夕袒鞞蔽上食是也其射時箸之取其捍弦故謂之捍亦取其遂弦故又謂之遂非射時則無取捍遂之義故謂之拾大射鄉射兩篇於說扶拾則云拾於袒決遂則云遂一篇之中立文有異其明證也自先鄭以決拾互易毛許又提決于鞞廣雅釋器云拾捍鞞鞞也又提鞞與拾掌詔王射告王當注云告捍鞞為一物名實紛貿並與禮經不合掌詔王射告王當注云告之節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為賓賓與王為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贊王弓

矢之事授之疏贊王弓矢之事者此與大僕為官聯也注云授之受之受之者大僕注義同賈疏云案大射禮大射正授弓

小臣授矢天子禮繕人授之受之按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為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李鍾倫云蓋大僕授受於王此官掌

弓矢又以弓矢授受於大僕與案李說是也賈意蓋亦如是授受弓矢同是贊射之事故兩職立文不別實則繕人不與王為授受與大

僕所贊微異也燕禮記云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胡匡衷謂諸侯以小臣當大僕弓人即此繕人攷工記有弓人為弓不與射

事案胡說亦是也繕人屬司弓矢故亦得謂之弓人彼諸侯射小臣與弓人為授受此天子射大僕與繕人為授受正足相比例也

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充籠箠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者者以矢疏王行則繕人共籠箠充以矢度

之乘車之閒中車王喪車有小服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大服注云冬闕兵服是乘車有兵服也此矢箠與彼略同鄭珍云車箱外三面

皆有闌其式前之闌金鼓在焉金鼓之下則置矢房弓毀左傳哀二年趙鞅為軍將執金鼓而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公子重耳言左

執鞭弭右屬囊韃韃章昭云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皆其驗案鄭說是也凡車外三面闌有箠以居用器及兵器互詳輿人疏箠即魚

服詳司弓矢疏賈疏云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言凡乘車則除革路之外玉金象木之車車皆有右備制非常皆充其籠箠及所載弓

矢注云充籠箠者以矢者賈疏云以籠是盛矢器今云充之明所充實者是矢可知也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詩云彤弓

弘兮受疏既射則斂之者此家上王射為文其乘車所載弓矢等不言藏之疏問射與不射車止亦斂之賈疏謂此惟據王乘車有弓矢者既射還斂取藏之案乘車載兵以備不虞不必皆射賈說未安注云斂藏之也者說文支部云斂收也謂收而藏之引詩云彤弓昭



今受言藏之者小雅彤弓篇文毛傳云彤弓朱弓也無會計少不計

以講德習射弘弛貌引證此斂即謂受而藏之也注云亡敗多少不計者司弓矢云凡亡矢者非用則更則亡

**疏** 斂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市財用之直 **疏** 斂人者斂亦當作稟

于職金以齎其工者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是職金

之罰貨主給作兵器故稟人齎工亦受財於彼也 注云齎其工者

給市財用之直者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齎

大戴禮記于張問入官篇云良工必自擇齎材故此稟人以財給工

為市財用之直亦謂之齎工 **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三等者

即冶氏矢人弓人諸工是也 中人

人各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

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

箛長短之 **疏** 注云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者賈疏云皆據凡人

制未聞 **疏** 長短為上中下士非所謂命數者也劉台拱云弓弩矢

箛皆辨其材之貴賤功之良苦為三等以給其直且各量其藝之高

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書其等謂技藝之等案劉說亦通引

弓人職者證三等尺度之異也云弩及矢箛長短之制未聞者賈疏

云弓人惟云弓之長短不言弩之長短蓋當與弓同但無文故注云未聞按矢人造矢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云羽者六寸其羽六寸則矢長三尺而此云矢未聞者彼矢長三尺約而言之亦無正文且弓之長短既不同明矢亦當有差等其矢之差等及箛亦未聞也 **矢八物皆三等箛亦如之春獻素**

**秋獻成**

矢箛春 **疏** 有弩矢故言皆也按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

作四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為三等法矢人注矢長三尺者假設言之弩既無長短之文矢亦未聞長短也若然箭隨矢長則弓之矢箭與弓矢齊弩之矢箭亦與弩矢齊但矢既未聞故箭亦未聞也云春獻素者謂榦稟之木未飾治者說文木部云樸木素也即其義云秋獻成者成謂成功故後注亦訓功為成與典婦功云秋獻功義同注云矢箭春作秋成者賈疏云按士喪禮明器有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此矢箭亦然又賈士喪禮疏云以其言素素是未加飾名又經言獻材是未斲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明知飾治畢也

上工作上等其饗厚疏注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者此義與下工作下等其饗薄疏注鄭同姜兆錫謂書其等即承上三等之制

亦通云以制其饗食也者國語周語大臣饗其祿章注云饗食也先鄭蓋謂饗工即頌工之稟食賈疏云按下文自有下上其食此文饗

據以酒肴饗之先鄭以饗為食非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饗酒肴勞之也者士昏禮注云以酒食勞人曰饗公羊莊四年何注云牛酒曰犒

加羹飯曰饗後鄭意此饗工與外饗酒正職饗士庶子略同蓋於春秋獻素獻成之特別以酒肴勞工亦謂之饗與稟食異也云上工作

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者釋經書等之乘其事試其弓弩義賈疏云不言中饗者舉有上下明有中可知也

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

反疏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者此稟人之官計官刑此也食謂稍食中庸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彼

注云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亦引此文為證凡庶人在官若工賈之屬皆有稍食而無祿詳宮正疏中庸孔疏

云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劉台拱云

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注鄭司農

云乘計也者宰夫注義同云計其事之成功也者會計其所作弓弩

矢箠等成功之多少功苦也云故書試為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

食者徐養原云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之明

其可兩通也黃以周云當云書試或為考司農自從故書作試又引

書或作考後鄭因申其義云考之而善此與輒人左不健杜子春健

讀為蹇又引書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其例正同試考義通健券

音近鄭雖申或義而經仍從故書義可以通不輕易也案黃說是也

但經用古字當作攷下文亦云待會而攷之作考者依注攷用今字

也試考也同故鄭兩從之中庸注引此文亦從考云尤善又賞之否

者反此者謂次善者給食而已無賞必尤善乃賞之不善者則有誅

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疏乃入功于司弓矢者以待羣臣及師

爾注云功成者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稟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

之皆在稟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箠出入其簿書稟疏以待會

者此稟人之官成也注云皆在稟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箠

出入其簿書稟人藏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出入以要會先鄭注云要

會諸計最之簿書此簿書即弓弩等出入之要會也賈疏云以稟人

是弓矢官之主故皆有簿書藏之也云闕猶除也者廣雅釋詁云闕  
除去也云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者棄亡  
則於簿書除去不著但計其見在之數著之以待會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以  
殺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襄公縛

秦囚使萊駒疏掌戎車之兵革使者與戎僕田僕為官聯也戎僕注以戈斬之疏云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賈疏云戎右者與

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制非常并充兵革使役謂執兵著甲之使也詒讓案凡在車有役使之事並右掌之公羊成二年傳齊頃公

代逢丑父為右使公下取飲穀梁成五年晉伯尊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皆其事也此五路之右職掌並互相備戎車田車戎右

共使則齊車亦齊右共使道車亦道右共使可知矣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者以經云兵革使則是在軍有誅斬之事用兵

革者當使戎右也引春秋傳者左文二年傳疏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文彼以戈斬囚即兵革使之事故引以為證疏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

疏詔贊王鼓者與大僕為官聯也注云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州長注云贊助也賈疏云大僕已贊

王鼓此亦同是助擊其餘面也傳王命于陳中疏注云為王大言之也者王

迷王命告陳會同充革車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

左疏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者賈疏云巾車云金路以賓是也此言充革車故知猶以革路從行也

乘金路其玉象木革四路皆從行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然則會同從王者不止革路戎右所充則唯革路耳云

充之者謂居左也者圍師注云充猶居也凡乘車尊者居左御居中者右而三若王自在軍乘革路則王居中戎右居右御居左今王既

不乘革路則止有御右二人故以戎右充王之虛位居左者從王平時乘車法也其馭則依常法居中其右則虛之不參乘與大僕前驅

之車小異而大同也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證乘王車居左之事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彼上文云祥車曠左注云空神

位也祥車葬之乘車孔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王自乘

一併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

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案依鄭書注義顧命次路為五路之副即

貳車也孔以次路為五正路乃偽孔傳義與鄭說不合詳典路疏盟

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敵血者

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

之者傳敦血 **疏**盟則以玉敦辟盟者以下贊盟事與司盟為官聯也

投當敵者 **疏**盟亦冢上會同為文謂以下贊盟事與司盟封人所謂大盟

也此雖不涉兵車事以殺牲割牛耳等亦用兵器故使戎右兼掌之

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者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云敦

槃類又引先鄭云玉敦敵血玉器是也詳彼疏云辟法也者鄉師注

同先鄭意此辟盟為依盟法而敵血也其義迂曲故後鄭不從云玄

謂將敵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者賈疏云凡

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其盟約之

辭使心開辟乃敵之詒讓案此破先鄭義也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

開也說文門部云闢開也凡經典辟訓開者皆闢之借字然執器陳

辭使心開辟謂之辟盟亦無見文竊謂敦有蓋敵血時必先開其蓋

而後盟是為辟盟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有蓋又云敦啓會鄭彼注

云會蓋也此辟盟猶云啓會而盟矣二鄭說並未安云役之者傳敦

血授當敵者者謂尸盟者先敵餘皆以尊卑次第徧敵並戎右持敦

血傳授

贊牛耳桃茢 **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

之也

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

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蒼帚所以掃不祥

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見左定八年及哀十七年傳並詳玉

府疏云故書刻為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厲者徐養原云厲滅亦同音



詩小雅正月八章結厲滅威通協詒讓案菊从列聲與厲亦聲近相通詳山虞疏喪祝先鄭注亦云桃厲則先鄭蓋從杜讀後鄭以禮記左傳並云桃菊故從今書作菊也云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者亦訓贊爲助也黃以周云先鄭意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卽周官之贊牛耳後鄭以執與贊義自別故云尸盟者執之尸主也主盟者執牛耳明盟主自執之戎右贊之而已春秋時盟主不自執直使其臣執之故季羔有吳公子姑曹衛石雉之對其實皆贊牛耳者也故先鄭云然天子尸盟贊牛耳者天子之戎右方伯尸盟贊牛耳者亦必方伯之臣故宋之盟叔向兩言尸盟若與方伯之臣盟諸侯執牛耳故鄭澤之役衛侯與晉趙鞅盟自請執牛耳案黃說是也尸盟文見左襄二十七年傳凡王與諸侯大盟王爲尸盟卽自執牛耳戎右但贊助其事而已不得執也春秋時尸盟者或不分大國小國蓋非恆制詳玉府疏凡盟皆取耳血曲禮孔疏云盟法割牲左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云及血在敦中以桃菊拂之又助之也者明贊桃菊在贊牛耳後爲兩時事也拂與男巫祓除之被同云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者玉府注義同彼經注盤並作槃盤槃之籀文詳司尊彝玉府疏云桃鬼所畏也者藝文類聚果部引莊子云插桃枝於尸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梧許注云梧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是古有鬼畏桃之說又左昭四年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孔疏引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續漢書禮儀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此說用桃之義與鄭異而爲拂除不祥之意則同云菊蒼芻所以婦不祥者說文艸部云菊芳也芳葦華也蒼卽芳之借字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菊執戈鄭彼注云菊萑苕可掃不祥又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菊注云菊茭芻也案葦卽今之蘆萑茭卽今之菽也二者相類亦通稱左

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芻黍穰與鄭義異孔疏云芻是帚蓋桃為棒也毛詩傳曰亂為萑萑若謂亂穗也杜云芻黍穰者今世所謂若帚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程瑤田云說文稷黍穰也芳謂之芻宜為埽籬黍穰亦宜為埽籬今北方埽籬皆用黍穰祝釋文云芻黍若穰也鄭以芻為萑茨之若杜氏以為黍穰陸氏則黍若並釋據杜陸說是芻稷通矣然案說文以黍穰釋稷以芳釋芻从禾从艸固宜有別與又云孔疏以桃為帚棒非是玉藻言大夫去芻則不去桃是桃芻異用矣賈疏云殺牲取血旁有不祥故執此二者於血側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

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與齊 儀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

同賓客前齊車者與大馭齊僕為官聯也祭祀王乘玉路亦以金路從行會同謂大會同或在十二年巡守時於方岳及東都合諸侯及

殷國在畿外侯國則皆乘金路又曾子問說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亦金路也云王乘則持馬者持馬與旅賁氏持輪義同謂

王升車之時齊右則立馬旁扶翼維持之也注云齊車金路者據齊僕掌馭金路故知齊車以金路為主也云王自整齊之車也者敘

官齊僕注云古者王將朝觀會同必齊是齊車以齊戒為名祭統云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以齊戒亦取整齊之義故此注

又云王自整齊之車也二注小異而義可互通云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以下云王乘則持馬明此前齊車是已駕王未乘之時曲

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鄭彼注云監駕且為馬行此齊

右前齊車謂已駕未乘之時然則將駕齊僕前已駕齊右前二者並

爲止馬行也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者說文阜部云陪重土也引申爲副貳之義凡右亦謂之參乘詳敘官疏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

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者以經別無玉路之右而此職兼掌祭祀故知兼玉路之右但會同賓客齊僕馭金路則齊右與齊僕同車其

祭祀大馭馭玉路則齊右與大馭同車金路與玉路右同馭不同也云然則戎右兼田右與者敘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

之右焉是也賈疏云以其王路有五其右惟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齊田與戰伐俱用兵可以相通故知

齊右兼玉路右凡有牲事則前馬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

牛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賈疏云凡男子立乘前視五蒿若有敬事則式視馬尾當須端拱故云拱而式也詒讓案言此者

明右下爲王式也道右云王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步行明此云有牲事則前馬亦爲王式而下前馬步行也式詳輿人

疏會釗云牲事迎牲也大中小祭皆有牲故曰凡前馬者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右亦下而前馬與案會說

亦通云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者以居前面當向王故卻行且以止馬使緩行故云備驚奔國語越語云越王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韋注

云前馬前驅在馬前也莊子徐無鬼篇云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馱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彼馱乘與前

馬二人分主之又別有後車者與禮異也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證王見牲則式之事今本禮記作國君下齊牛式宗廟與此

所引不同以彼下文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例之則此注所引是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宗廟尊於齊

牛宜依大禮明矣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亦以此注爲正今本禮記蓋傳寫誤到非鄭本之舊賈疏謂此是鄭改亦非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疏**

掌前道車者此與道僕為官聯也亦謂已駕王未乘之時此官立道車前云王出入則持馬陪乘者亦既乘則持馬陪乘與齊右同注

云道車象路也者司常注同云王行道德之車者據巾車云象路以朝朝所以行道德故以為名曲禮云德車結旌注云德車乘車彼雖

兼玉金象木四路言之義亦同也自車上諭命于從車由疏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者

疏云按馭夫掌馭貳車從車彼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論從車即彼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案賈說非也馭夫注

以從車為戎路田路之副而此道右馭象路亦有從車與彼注不合故賈謂即貳車然馭夫自以貳車從車並舉安得并而為一竊謂凡

王出入有副車十二乘又有從車則無定數副車者備王自乘為王路之副從車者諸臣從王者所乘非王路之副也此從車即從臣之

車凡王出入不論乘何路皆有從臣即皆有從車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即此從車之牆證盧注亦釋為貳車

未析士昏禮云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注云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彼雖亦通釋從車為貳車而以為從行有司所乘則與此亦

足相比例馭夫注以為戎路田路之副固非經義此疏以為即馭夫之貳車亦非也注云自由者大馭注義同爾雅釋詁云由自也

詔王之車儀顧式注云顧式之屬者賈疏云曲禮云式視馬尾顧之屬疏不過馭皆是車儀故須詔之齊右不云者

文不具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蓋王式則下前馬者曲

性事等王皆有式也注云以蓋從表尊者賈疏云蓋有二種一者禦兩二者表尊此則表尊之蓋也案賈說非也蓋即車蓋王乘車必

建蓋陰以禦雨晴以蔽日非徒表尊也王下則右取車所建蓋以下  
步行從王鄭輪人注誤謂乘車無蓋賈氏遂分此蓋與車為二殊謬  
詳輪人疏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較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較遂驅之

行山曰較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苦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  
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

使不行也故書較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較較讀為別異之別謂祖  
道轢較磔犬也詩云載謀載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詩家說曰將出

祖道犯較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較疏掌馭玉路以祀者與齊右為官  
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疏聯也賈疏云此據祭天之時故

有犯較之事案祭地及四望明堂等大祭疑亦當有犯較賈說未備  
云及犯較者毛詩邶風泉水孔疏云較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

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較詩云取羝以較聘禮云釋較是也又名祖聘  
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會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較祭

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案孔說是也祖道者道祭  
之通名詳舉其禮則曰犯較祭行於廟門外亦謂之較然與國門外

之較小異故孔不數也據此及戎僕兩職五路唯玉路戎路有犯較  
蓋兵祭大事在國外則行之餘路並無此禮以金路以賓非兵車之

會象路以燕出入田路以田其事皆輕故不為犯較之祭也云王自  
左馭馭下祝者以馭既下車故王自居左代之執轡也祝謂號祝以

告神猶聘禮賜饗祭祖爾僕為祝皆以行道卒遽趣便攝官故不使  
祝官將事也云登受轡犯較遂驅之者賈疏云馭登受取王手之轡

犯較遂驅之而出黃以周云下文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乃  
飲俱在犯較之前經逆敘之馭下右亦下有前馬解轡事文略耳



注云行山曰較者毛詩廓風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跋與較聲同字通鄭訓較為山行與毛訓跋為草行義亦相近以  
 較環象山故取山行以為祭名云犯之者封土為山象者聘禮記注  
 說釋較亦云委土為山伏牲其上說文車部云較出將有事於道必  
 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較既祭犯較轅牲而行為範較  
 又云範較也讀與犯同又大部云犯侵也案許云立壇四通即封土  
 為山象也以其象類言之則為山以其封土為壻堦言之則為壇又  
 謂之較壤月令冬祀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  
 尺輪四尺孔疏云皆中霽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壇東西為廣  
 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較祭其壇隨路所嚮  
 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曾子問疏義同賈疏亦謂此道祭與月令注  
 祀行之較壤同犯說文作範者段玉裁云許君所見周禮作範不作  
 犯蓋故書也易範圍天地之化馬王肅張作犯圍古二字通用許說  
 範為正字則犯為假借字與今義迥異案段說是也鄭從犯者取侵  
 轅為義許從範而云犯較轅牲則亦兼取犯義矣云以菩芻棘柏為  
 神主者釋文云菩劉音負一音倍案說文艸部云菩艸也廣韻十五  
 海云菩黃蓓草也漢書東平王雲傳云洽天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  
 祠之顏注云倍草黃倍草也蓓倍並與菩同是古野祭有束菩草為  
 神主之法說文說範較禮則云樹茅依神與鄭說異者蓋任取道中  
 所有草木暫以依神本無定物故許鄭不同賈疏謂菩芻棘柏為神  
 主者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是也又案祖較之神  
 經注無文曾子問疏引崔氏云宮內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  
 山川與道路之神案崔靈恩說蓋據聘禮注義惠士奇云祖道本祭  
 行神祖在城門外行則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崔云道路  
 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  
 故知釋較不祭山川也案宮內城外兩較祭神不當有異惠說近是

今攷行爲天子七祀之一地示之小祀也祖神卽道神風俗通義祀典篇及獨斷並謂爲共工氏之子脩宋書曆志引四民月令又謂爲黃帝之子累祖曾子問疏亦云道神名纍蓋卽本崔寔說諸說不同要皆人鬼之配食者竊疑宮內廟門外之行與國門外之祖二者同祭行神而以脩等配之其較壤制亦略同而行道有遠近之殊其祭之時地及禮之隆殺遂迥異廟門外之行天子常所出入歲必一祭此恆禮也國門外之祖則非王出國門無祭法祭亦無常時以此爲異故聘禮云釋幣于行此廟門外之行也記云出祖釋較祭酒脯此國門外之祖也行近則唯釋幣祖遠則有祭明其神同而地異猶之社神同祭后土而大社王社亦有大小之異矣云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者說文車部云轢車所踐也既祭則驅車報轢較壤而行亦無所不踐行道不遇險難此於告祭之後兼示攘厭之義又鄭月令注據逸禮記祀行之禮云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又五祀之禮皆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詩大雅生民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孔疏謂諸侯天子較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曾子問疏說亦同據此則天子祖道之較與卿大夫用釋奠禮不同當有迎尸之節經注並不言者文略引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者左襄二十八年傳文引以證較爲行山之義也聘禮記注引春秋傳跋作較疑此亦當與彼同云自由也者道右注同云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者凡王平時乘路皆居左馭者執轡居中今大馭將下祝故王由左暫代馭者執轡以禁制馬使止不行以俟祭較也此與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微異彼車行而大僕自馭此車止而王暫自馭行時大馭仍居中馭也又戎僕犯較爲王在軍乘革路當居中戎僕則居左馭其犯較亦王暫居中代馭與乘玉路異也云故書較作罰杜子春云罰當

為較較讀為別異之別者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故書作罰杜據  
 詩禮改作較讀較音如別三字聲類同也讀如今本作讀為誤此字  
 既定作較矣不當又易為別也故其下文稱詩禮為較證案段校是  
 也云謂祖道轅較磔犬也者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  
 之先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是也引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  
 脂取羝以較者大雅生民文毛傳云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鄭箋云  
 惟思也后稷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燕之  
 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案生民詩言后稷郊祀  
 之禮有較故引以為證杜云轅較磔犬詩以牡羊者聘禮記注說較  
 祭云其牲犬羊可也詩泉水疏云據天子諸侯有牲獅大夫用酒脯  
 而已大夫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較上羊人無伏祭之事  
 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較謂諸侯也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  
 異禮也會子問及左傳昭七年孔疏說並同案杜意或當如孔說但  
 六牲之次羊尊於犬不應天子較牲反降於諸侯孔說實未允恆聘  
 禮賈疏申鄭義則謂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是二牲隨所有用之  
 無天子諸侯之異賈說似得鄭情較孔為長也云詩家說曰將出祖  
 道犯較之祭也者此蓋三家詩說聘禮記注引詩傳曰較道祭也謂  
 祭道路之神則疑引毛傳而申其義引聘禮曰乃舍較飲酒于其側  
 者此聘禮記文彼文作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約引之  
 證大夫以下亦有祭較但用釋奠禮也釋舍古通用鄭彼注云祖始  
 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較為行始也  
 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祈  
 告也獅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  
 於近郊矣毛詩泉水傳亦云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  
 於道也云禮家說亦謂道祭者此禮經舊說與詩家說同杜引詩禮  
 說亦兼明較祭即祖道之祭左昭七年傳云夢襄公祖杜注云祖祭

道神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祭

出注云祖道也並與此軛祭同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祭

軌乃飲故書軌為軛軌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

非是又云軌當為軛軛謂車疏也及祭者將祭行神有迎尸獻酬之事

軛前也或讀軛為簪笄之笄也云酌僕者此於較壤神主前祭獻

禮畢又以行道乘車僕為尤重故并獻之也說文西部云酌盛酒行

觴也賈疏云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案經言僕注不云何官賈

謂即大馭王使人酌之鄭少儀注亦以祭兩軛祭軌為大馭之事是

也僕者五路諸馭之通稱故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條狼氏

云誓僕右曰殺僕即指五馭而言故與右同誓典路賈疏亦以僕為

大馭戎僕齊僕之等與此經皆可互證上經云馭下祝此變文稱僕

者明王出國門乘戎路亦有犯軛之禮故言僕以咳戎僕也若然大

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知非大馭酌大僕者以前驅既不掌

御事不當代大馭登車執轡且少儀又謂酌尸僕如君僕彼僕亦指

為尸馭車之馭若君僕為大僕豈別有大僕從尸乎賈此疏以僕為

大馭說自痛惟條狼氏誓僕賈以為大僕則與此疏乖異失之二云僕

左執轡右祭兩軛祭軌乃飲者既酌僕僕又歸功於車故受爵先祭

左軛次右軛次前軛乃飲猶大射儀獻服不服不以祭侯先祭左

次右个次侯中而後卒爵也賈疏云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軛并

祭軌之軛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未飲福酒乃始轆轤而去詒讓

案少儀云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

范乃飲彼禮與此同彼云在車則僕受酌及祭飲並於車上為之其

節文蓋當既下祝登受轡未驅之時其祭行神迎尸則當與僕下祝

同時並舉祭行自以它官為尸既獻尸而賜爵以僕掌馭事故特得

酌獻非即以僕為尸也注云故書軌為軛者鄭珍云以軛字依策

周禮正義 六十一 三 中華書局聚

體書之只作只傳久或增綴或模糊即成开旁為軒字經杜子春正  
 定其誤已明故說文無軒也案鄭說是也云軌為範者軌舊本誤軌  
 今依蜀石經及宋本正下同段玉裁改範為軌云軌字從車從花弓  
 之弓為聲與從車范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軌案段據杜說校  
 也此與下文範軌錯出必有一誤攷少儀孔疏及邨風匏有苦葉孔  
 疏引此注並作範則唐本亦與今本同從車從弓之字惟見此後注  
 及轉入注徐養原黃以周並謂即範之譌文但既是譌體即不妨為  
 說文所無之字段說義亦得通并存之以俟詳覈杜子春云文當如  
 此者杜定從軌軌而後鄭從之云左不當重重非是者段玉裁云謂  
 故書作僕左左執轡也云書亦或如子春言者故書或本亦作祭兩  
 軌祭軌又不重左字如杜所定也又云軒當作軌軌謂兩轡也者杜  
 正軒為軌而又釋其義與輪人先鄭注義同呂飛鵬云鄭注少儀祭  
 左右軌范引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斂云軌與軌於車同謂轡頭  
 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蓋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軌故並  
 其文而解其義考工記軌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軌事也弓長  
 六尺謂之庇軌注杜子春云謂覆幹也後鄭皆訓為轂末與少儀注  
 訓軌為轡頭異義李惇云先鄭之所謂事杜子春之所謂幹與後鄭  
 所謂轂末相去不過二寸許其說似矣說文云軌車輪小穿也考工  
 記云參分其轂長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軌則軌為轂末無疑說文  
 又云喜車軸端也或从彗作轡則轡為軸末無疑徐養原云車軸端  
 有四名喜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軌也  
 云先鄭注輪人以軌為小穿與說文合後鄭注輪人庇軌以為轂末  
 亦與先鄭義同蓋轂末曰小穿軸端曰轡頭並非同處然則軌有三  
 義矣案徐說是也說文軌字訓車輪小穿即所謂轂末亦即輪人賢  
 軌之軌與車兩轡別蓋車輪小穿乃軌之本義兩轡亦段稱之猶少  
 儀段車轍之軌為兩轡之稱也此軌即轡為軸末輪人之軌為轂末



二軛不同賈謂轄卽轂末少儀疏謂轄頭爲車轂小頭詩雄雉疏又謂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軛轄二名蓋並提兩軛爲一非杜鄭義也先鄭及杜以專幹詁輪人之軛則又失之云其或言較亦非是者軛故書別本又有作較者蓋傳寫之誤軛較形聲並遠於義又無取蓋涉上文而誤故杜直庶其非也又云軛當爲軛軛謂車軛前也者亦杜義也釋文軛作軌云音媿美反又音犯蜀石經作範當爲軌賈疏云此云軛少儀作軌軌與車轍之軌同名此云軛少儀云范同是軛前也案賈說是也少儀以軛爲軌而未嘗以軌爲軌陸本乃傳寫之誤段玉裁改爲軛當爲軌軌謂車軛前也云故書爲軛杜子春言軛當爲軌鄭君從杜詩苑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軌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軌軌車軛前其所據周禮注未誤也惟軛字作範爲誤耳周禮正義作軌當爲軛誤倒釋文作軌當爲軛則更誤徐養原亦謂段校確當而云但軛字詩疏亦作範軌範同音古或通用則作範似無不可況軛乃俗體說文所無未知其爲範之俗字與抑軌之俗字與說文車部範範較也範較二字連文軛字既或作較軌字亦可作範但軌爲正字範爲假借故子春改範從軌少儀祭左右軌范又作从艸之范案段徐說並通此承上文當如此則杜必不從軛今本之誤自無疑義軛人先鄭注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軛後鄭云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轄式之所謂持車正也說文車部云軛車軛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軛立當前軛卽大行人立當車軛之異文蓋軌軛軛範字形相近遂多岐互此注上文疊故書依段校本云軌爲軛此承彼而定其字與義云軛當爲軌軌謂車軛前也今以輔人注互證之此云軛當爲軌猶彼云軌是此云軌謂車軛前猶彼先鄭云軌謂式前也段校自塙但詩疏所引與上文軌爲範之範字同蜀石經亦正與彼合徐從孔謂此當作範亦不爲無據今未能定其孰是也至輔人後鄭注軌法之訓與杜許及先鄭軛前之訓

亦無許蓋軌為輿下前及左右三面材之通名而此文及少儀皆以前軌別於左右軌故杜專訓為式前後鄭亦從之而於轉入注則以輿下三面材增成先鄭義明其各有所當杜及二鄭義實相成不必專持一端也互詳彼疏云或讀軒為簪并之并者此仍故書作軒而讀為并亦以聲兼義也杜鄭皆不從故引之在後段玉裁云車軸端之鍵曰牽亦曰軒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又首之并也故軒與并同聲案段說本戴震亦通依杜鄭

說則軒直是為體不必有此字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齊樂章也行

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疏 此言應門以內馭路奏樂為節行之舒疾必與樂相應也賈疏云樂師亦有此法彼下有車亦如之即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此雖馭路行

越遲疾准步迎賓客為法故雖車亦行趨也 注云凡馭路謂五路也者賈疏云此大馭惟馭玉路而云謂五路者大馭雖馭玉路以經

云凡所含廣則餘四路亦准玉路為法故云五路也若然迎賓客惟乘金路餘四路雖不用迎賓客至於乘車皆自內而出自外而入經

路寢及門故鄭據大寢為正也云肆夏采齊樂章也者謂皆樂篇章之名樂師先鄭注云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詳彼及鍾師疏

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者樂師注亦云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又引爾雅釋宮為說此路門之內即大寢之庭

又路門之外應門之內即治朝所在與樂師義同也賈疏云鄭注樂師云反入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注不言亦同於彼也若應門外亦應

有樂節但無文故鄭亦不言也詒讓案應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舒門外不得聞樂當即以鸞和為節詳後疏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舒

之法也鸞在衡和 疏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者此言應門以外馭路在軾皆以金為鈴 疏 舒疾之節也應門以外距大寢已遠不得聞樂

之法也鸞在衡和 疏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者此言應門以外馭路在軾皆以金為鈴 疏 舒疾之節也應門以外距大寢已遠不得聞樂

故節以在車鸞和之聲為之節凡宮外馭路之儀皆放此注云舒疾之法也者謂車行舒疾之節與鸞和之聲必相應保氏五馭所謂  
鳴和鸞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仲尼燕居云和鸞中采齊大戴禮記保傳篇云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荀子正論篇云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濩以養耳史記禮書文略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白虎通云車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又云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此並以鸞和為節之義也  
云鸞在衡和在軾者經解注引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玉藻注義亦同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在衡為鸞在軾為和此並鄭說所本續漢志注引白虎通魯詩傳楚辭離騷王注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文選東京賦薛注說並同而毛詩小雅蓼蕭傳則云在軾曰和在鸞曰鸞秦風駟賦篇輶車鸞鑣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又商頌烈祖篇入鸞鶴鑣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入鸞說文金部云鑿人君乘車四馬鑣入鑿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說苑說叢篇左傳桓二年杜注及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說續漢志注引傳玄乘輿馬賦注說鸞並與蓼蕭傳同案依鄭駟賦箋說則田車鸞在鑣與乘車鸞在衡異故賈疏及駟賦疏並謂此注及玉藻經解注皆據乘車駟賦鸞鑣則據田車故所在不同然蓼蕭和鸞烈祖入鸞皆是乘車依鄭說亦宜置鸞於衡今蓼蕭箋既不易毛義而烈祖箋又明著鸞在鑣之訓是鄭亦不能堅持其說故駟賦疏引五經異義載禮大戴詩毛氏二說許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鄭亦不駁以證鄭為兩解今攷異義雖並列戴毛兩說然續漢志注又引許慎曰詩云入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蓋亦異義許案之語則又申毛駁戴故說文亦釋鑣為在鑣是不從鸞在衡之說也桓二年左傳孔疏云案

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  
 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  
 必在鑣孔廣森云鑣馬銜也鸞在鑣兩口角各一四馬凡八故詩稱  
 八鸞若在衡則八無取義案許君及兩孔氏說辯鸞之在鑣其說甚  
 精鄭詩禮注說外異自當以蓼蕭箋為定解至和之在軾禮戴氏詩  
 毛韓魯及許鄭高咸無異說惟說苑及左傳服杜注說並云和在衡  
 其說於古無徵恐非又春秋緜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主天法商而  
 王鸞與垂四鸞主天法質而王同主地法夏而王鸞與垂二鸞主地  
 法文而王同此說鸞數與詩義不合不足據也云皆以金為鈴者經  
 解注義同續漢輿服志注引干注云和鸞皆以金為鈴亦從鄭義廣  
 雅釋器云和鑾鈴也公羊宣十二年何注云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  
 鋒有鸞則和鸞自是鈴之通名不必定在車也鈴詳巾車疏據鄭說  
 則和鸞同為金鈴以所在異名許君說文義亦同惟玉燭寶典引月  
 令章句說鸞路云鸞鳥名也以金為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上以為  
 遲疾之節又呂氏春秋高注亦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  
 不能復致鑄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案蔡高亦謂鸞在衡而云  
 以金為鳥形以懸鈴蓋據漢制為說續漢輿服志載乘輿金根安車  
 立車並鸞鳥立衡是也古疑無是制蔡據以釋月令史記禮書正義  
 引皇侃說同並誤也漢書五行志顏注云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  
 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上此亦同蔡氏鸞鳥銜鈴之  
 說而以和在衡鸞在鑣則又兼采服杜之義皆不足據又崔氏古今  
 注云五路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鑿所謂和鑿也禮記云  
 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鑿鈴今或為  
 鑿或為鸞事一而義異也崔說亦本漢制然依說文則鑿正字鸞段  
 借字崔氏謂金爵為鸞所銜鈴為鑿強析鑿鸞為二尤非又楚辭離  
 騷云鳴玉鸞之啾啾王注云鸞鸞鳥也以玉為之著於衡彼鸞用玉

疑七國以後之倭制王注似亦沿鸞鳥立衡之說皆非古制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一



五經五經卷六十一

周禮正義卷六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戎僕掌馭戎車

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

**疏**

掌馭戎車者與戎右為官聯也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

將者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注云即戎謂兵事以大馭馭王路齊僕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皆王自乘之路明此戎僕所馭者亦專屬王自乘

之革路別於後凡戎車為諸臣所乘之車也王自將者謂親出征討若春秋桓五年桓王以諸侯伐鄭之類

政正其服

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

**疏**

注云倅副也者射人云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車僕云掌戎車之萃

注云萃猶副也又諸子云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為卒司農云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倅萃卒聲類並同左襄二十三年傳說齊侯伐衛

有貳廣杜注云公副車孔疏引服虔云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馬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案據司馬法大前驅為前

軍大晨即大殿為後軍則倅車在後軍之內為戎車之副亦謂之貳廣又通言之亦曰佐車詳田僕疏又卿大夫行道之副車亦通名倅

車詩小雅綿蠻云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鄭箋云後車倅車也云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者賈疏云鄭注坊記云僕右恆朝服據非在軍

時若在軍則服章弁服衆乘戎車者之衣服謂此服也言衆乘戎車者之服則副車十二乘及廣闕革輕之倅皆是也案賈說是也左僖

三年傳云均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是戎事諸臣與王同服章弁服正之者令不得服它服以自殊異也

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如在

**疏**

犯較如玉路之儀者如大馭犯較之儀也云及

兵車之會者謂有征討之事而合諸侯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是也注云如在軍者賈疏云謂如其犯較巡守及兵車會亦乘革路若乘

車之會即掌凡戎車之儀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注云凡戎車衆乘金路也

前云戎車為王自乘之戎路明此凡戎車為將帥及卒士所乘亦謂之小戎詩秦風云小戎儻收鄭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是也衆兵車自

有馭戎僕不親馭之唯掌正其儀耳引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者牧誓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

篇亦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引之者證戎車為衆兵車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客者中車注義同謂待朝覲會

同諸侯也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謂

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注云節

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者賈疏云受享於廟則迎之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注云朝先享不

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

受贄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案大行人

說公侯伯子男朝位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彼疏亦云春夏受

贄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正同即賈所本綜校此與大行人兩注並不云迎賓有春夏秋冬之

異則鄭意自謂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熊賈說非鄭情曲禮疏又引崔靈恩說則謂春夏朝享並有迎法秋冬並無其說尤謬陳祥道云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逆之禮並同金鷄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覲宗遇皆謂之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食於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為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於義不通也案陳金並謂朝覲宗遇四時同禮深得經注之旨金謂享無迎賓亦墮但本鄭鈔說謂迎賓為因四時常朝而行饗食時事林喬蔭朱大韶黃以周說並同今攷饗食固當有迎賓而未盡也凡四時常朝朝享無迎賓享後禮裸則當有迎賓蓋朝享純乎君臣故無迎法禮及饗食純乎賓主故依諸侯相朝禮有迎法經云朝覲宗遇即指禮裸而言鄭賈謂此迎賓朝宗則在享與饗食覲遇則又唯在饗食不知禮賓與饗食同有車迎之法實朝覲宗遇之通禮也互詳大行人疏又案詩小雅蓼蕭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燕禮雖輕亦有車迎此經注並不具也云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蓋送逆相去遠近之數賈疏云大行人文彼據受享於廟非饗食禮也引之者欲見饗食迎賓與受享同案大行人所言正朝享後禮賓之禮也鄭意則以為三享時事賈謂專指饗食非鄭情也引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者證天子待諸侯與諸侯自相朝同賈疏謂據受饗食之禮亦非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朝夕朝疏掌馭象路者與道右

為官聯也

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者鄉飲酒義云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注云朝夕朝莫聽事也左成十二年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

昭十二年傳云楚右尹子華夕杜注云夕莫見孔疏云日見君謂之

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

君也案孔說是也左傳朝夕以臣見君為文此朝夕以王聽事見羣

臣為文其義通也凡常朝皆在日有事則有夕朝夕同在內外朝故

亦通謂之朝中車云象路以朝不言夕以朝可咳夕也內則說子事

父母云味爽而朝日入而夕又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

季日三下文雞初鳴日中及莫三至是事親得通稱朝夕日中及莫

亦通得稱朝矣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來往而言燕者以其在宮

中行事皆稱燕案賈說非也朝夕者謂王乘車出視朝自路門外治

朝至皋門內外朝皆是燕出入則出入游燕其地甚廣不必在三朝

故小臣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掌貳

是燕出入自專屬燕游與朝朝夕為二事賈并為一殊誤

車之政令

貳亦疏掌貳車之政令者馭夫云掌馭貳車則貳車馭夫

者謂貳車即象路之副車書顧命有次路典路賈疏引鄭書注以為

象路之貳周書器服篇云次車羔冒穆天子傳亦有次車之乘皆是

也大戴禮記朝事篇說朝日東郊云天子乘大輅貳車十有二乘彼

大輅即玉路則玉路之副亦稱貳車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

乘子男五乘國語魯語云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既夕記主人乘惡

車亦有貳車則士禮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云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

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二輿亦即貳車是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並有貳車不必皆象路之副也賈疏云上文戎僕倅車云副



故此貳亦副也案貳訓副詳小宰疏賈觀禮疏云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鄙獵也鄙循行縣鄙疏掌馭田路者亦與戎右為官聯也注云

田路木路也者賈疏云按中車云木路建大麾以田故知田路即木路也云田田獵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鄙循行縣鄙者此經縣鄙有

二遂人之縣鄙為六遂之屬別五鄙為鄆五鄙為縣是也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則為四等公邑之通稱鄭多據六遂

縣鄙為釋故此注賈疏亦謂指六遂之縣鄙以包六鄉蓋據宰夫注義竊謂畿內千里皆王所循行經不當獨言遂鄙蓋鄙者野也對城

郭之言凡王遠行出國門則乘田路由郊以至於畿通謂之鄙以鄙猶言乘以行野也左僖十四年傳云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

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杜注云鄙野也此鄙與彼義同注疏說並未咳掌佐車之政佐亦疏掌佐車

謂佐車為木路之副與戎僕戎路之副為倅車道僕象路之副為貳車各因事異名義則同也賈子禮篇云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佐

輿即佐車依大戴禮記說王副車宜十二乘賈子蓋約舉大數賈疏云天子尊故戎車田車之貳有別名諸侯卑戎車田車之貳同曰佐

無倅名是以檀弓云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綬少儀注亦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也案賈謂諸侯戎車田車之貳同曰佐義本

熊安生少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注云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孔疏引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

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綬是也惠士奇云熊氏說誤佐車者武車也戎車不式豈徒諸侯案惠說

是也倅貳佐皆有副義分言之則戎路之副曰倅車田路之副曰佐

車通言之則戎田二路之副並得稱佐車左成二年傳蓋之戰亦云鄭周父御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周書大武篇云佐車舉旗並

以戎路之副為佐車與檀弓少儀合鄭說甚瑣檀弓孔疏說同而設熊賈以為天子諸侯異名不足據也佐車又通稱貳車詳馭夫疏設

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疏**設驅逆之車者馭夫掌馭使車注

田僕掌其陳設之事不掌馭也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者大司馬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案說文大司馬云獲獵

所獲也謂驅禽趨田獵之所云逆街還之使不出圍者釋文云街本又作御馮登府石經攷異引蜀石經街作禦案毛詩秦風駟驢孔疏

引此注亦作御街御禦字並通惠士奇云禦借作街古音同也後漢北海相景君銘曰強街改節微弱蒙恩案惠說是也漢石門頌綏億

街疆亦以禦為街街還之使不出圍謂軼獸將出圍迎御令還不得出大司馬注云逆逆要不得令走是也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鄭彼注云佐車驅逆之車據此經則佐車為副車與驅逆之車為二疑王制注誤或大夫田禮略不別設驅逆之車即

以佐車共驅逆之用疏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疏令獲者植旌者與山殺於天子諸侯禮與

疏云按山虞植旗屬禽此官又云植旌比禽者彼此共其事故並見之注云以告獲也者告得獲者令獸禽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

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面傷不獻踐毛不及獻比獻不成禽不獻即植旌令獻之事云植樹也者山虞注義同

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疏**及獻比禽者亦與山虞澤虞為官聯也比種物相從次數之**疏**注云田弊獲者各獻其禽者大司馬注云

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入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是也賈疏云大司馬春秋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止也田止百姓所得禽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者獻於旌下每禽擇取三十其餘為主皮之射而取之云比種物相從次數之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謂以所獲使

種類大小相從比次校數其多少山虞注云田止凡田王提馬而走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是也

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凡田王提馬而走

馳驟之節皆謂逐禽時保氏五馭之逐禽左是也詩小雅車攻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穀梁昭八年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此提馬以下馳走之節亦欲其不失馳也賈疏云凡田亦謂四時田

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夫發止佐車其時有提馬晉馬之

事注云提猶舉也者說文手部云提挈也舉對舉也引申之提與

舉義亦通漢書刑法志顏注引李奇云提舉也淮南子儆真訓提挈

天地高注云一手曰提挈舉也是提挈義同云晉猶抑也者此假借

之義廣雅釋詁云抑按按也按晉聲近義通云使人扣而舉之抑之

皆止奔也者說文手部云扣牽馬也為王御田車則牽馬而舉之為

諸侯御田車則牽馬而抑之皆以止馬令不急奔賈疏云提遲於馳

皆使尊者體舒卑者體促之義也惠士奇據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云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謂提猶控也勸馬曰提案惠謂提控義略同是也晉則微縱而未騁蓋略急於控而緩於磬也云馳放不扣者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廣雅釋宮云馳奔也謂不牽馬任其奔馳即詩所謂磬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

疏注云貳車

也者賈疏云以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故知之也王安石云貳車副車姜兆錫云貳車通謂諸僕俸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俸貳佐

散文則通名貳也會劍亦據少儀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謂非象  
 路獨得是名案王姜會說是也王昭禹李光坡莊存與說同司戈盾  
 云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軍旅乘革路會同乘金路而咸名貳車則  
 貳車不專為象路之副大行人說五等諸侯來朝各有貳車乘數不  
 同亦不必皆象路也蓋分言之則象路稱貳車戎路稱倅車田路稱  
 佐車通言之則王五路之副各十二共六十乘統稱貳車此職之貳  
 車蓋咳五副路而言不專屬象路之副也互詳道僕疏云從車戎路  
 田路之副也者謂即戎僕之倅車田僕之佐車也賈疏云見戎僕與  
 田僕俱不言貳田與戎俱是職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  
 之副者二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姜兆錫云從車即道右職從王  
 之車莊存與云卿大夫從王乘公車案姜莊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  
 李光坡並釋從車為屬車義亦略同據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  
 彼官掌馭象路而有從車則從車非戎路田路之副明矣射人云有  
 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諸子云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此從車即彼諸臣從王者所乘之車與副車備  
 王自乘者異鄭賈亦並失其義又凡王行自乘一路其四路亦從行  
 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彼從路即五正路與貳  
 車從車不同則非此官所馭也互詳道右疏云使車驅逆之車者賈  
 疏云以使役勞劇之事故知是驅逆之車也王安石云使車使者所  
 乘之車案王說亦是也王昭禹李光坡姜兆錫莊存與會劍說並同  
 此車為奉使者所乘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及行夫傳遽之分公馬  
 事並所乘用田事驅逆之車雖亦咳於其中而實不止此也

**而駕治之**  
乘調六種之馬  
**疏**分公馬而駕治之者公馬即校人之王馬與牛  
 馬案此公馬兼六物則不止戎馬矣注云乘調六種之馬者六種  
 之馬即校人之六馬也賈疏云趣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

習之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疏**掌王馬之政者官所畜之馬以給王事者別於民馬

謂之王馬亦即馭夫所謂公馬也國語楚語闕且曰古者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韋注云國馬民

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案韋說非也丘出戎馬一匹文出司馬法此乃計

井出車之制其馬出於民間有兵事鄉遂軍不足用乃調發及之此非常聚於王閑也闕且所謂國馬者乃鄉遂之軍馬馬質所給者故

曰足以行軍所謂公馬者乃邦國六閑之馬官所養以給事者即此經之公馬故曰足以稱賦賦當訓為頒謂充頒給官府之用韋並失

其義韓非子解老篇云戎馬乏則將馬出彼戎馬蓋即指國馬將馬即指王馬公馬也此職六物雖有戎馬然止備王戎路倅車及從行

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之用丘甸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鄭荅趙商已論之矣詳後疏注云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者數石經攷異引

蜀石經作政亦通賈疏云經辨六馬是差擇也下云凡頒良而養乘是養乘也引月令曰班馬政者仲夏季秋二令並有此文仲夏注云

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季秋令冢教田獵為文注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此注似引仲夏令文賈疏謂專據季秋令未墻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

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者毛詩小雅六月傳云物毛物也此物當亦兼齊足齊力言之駑人有國

周禮正義 六十二 五 中華書局聚



馬田馬駑馬三等之軌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

馬七尺駑馬六尺然則此道馬以上四者並謂之國馬國馬與田馬

駑馬等雖種類毛物不同蓋亦以馬之高卑相別異此六馬六物馬

質馬量三物止有戎馬田馬駑馬者彼據買之民間以共官者故無

種馬齊馬道馬等周書羅匡篇有三牧疑即指馬質三物之牧言之

此總辨國廩之馬故備六物也注云稱謂上善似母者者廣雅釋

詁云種類也謂類其母也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為良馬此馬尤善故

獨稱種馬云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

駕道馬駑馬給宮中之役者賈疏云知差次如此者以其言戎道田

以事為名則知戎馬駕戎路道馬駕道車田馬駕田路以此五者種

馬最在上駕玉路可知駑馬最在下五路之外給役可知沈夢蘭云

駕駑馬者馭夫之貳車從車使車凡驅役之車皆是詒讓案爾雅釋

畜云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齊足若然玉路駕種馬當齊豪戎路

駕戎馬當齊力田路駕田馬當齊足與荀子禮論篇云大路之馬必

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蓋即言玉路之種馬也雜記云凶

年則乘駑馬明非凶年不乘駑馬故知供役而已但駑馬二閑不止

給王宮中之役宮中當作官中謂給百官府之役也穀梁莊二十九

年楊疏引正作官不誤此與下經官中之稍食官誤作宮同官中亦

見士師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

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殿殿一僕夫六殿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

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

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乘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

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

上士也自乘至廢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廢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六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駑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圍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入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疏凡頌良馬而養乘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馬五物頌與廢繫諸官養而乘之巫馬注云乘謂驅步是也曾釗云漢書禹貢傳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曰步作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云乘馬一師四圍者以下記十二閑馬及牧馭之數亦此官之官法也云三乘爲阜阜一趣馬者趣馬葉鈔釋文作趨馬與敘官不合疑誤阜卽閑之小者詳敘官疏云三阜爲繫繫一馭夫者繫釋文作敷云本又作繫案陸本是也經例用古字作敷注例用今字作繫詳司門疏繫者牧羣之名國語齊語桓公與衛繫繫馬三百孟子萬章篇云繫馬千駟並卽此云六繫爲廢廢一僕夫者釋名釋宮室云廢知也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說文广部云廢馬舍也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六匹爲廢廢有僕夫案僕夫卽五馭之僕也此乘四匹阜十二匹繫三十六匹良駑二馬所同惟設官則異至廢則駑馬當增三倍並詳後疏又案此廢卽養王馬之舍凡廢有內外不同公羊僖二年傳苟息云馬出之內廢繫之外廢爾是也此十二廢蓋王馬之內廢對養國馬者爲外廢也郊特牲庫門注云庫或爲廢則內廢或卽在庫門內故庫門亦稱廢門與云六廢成校者校者六閑之總名卽馬棧也詳敘官疏注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云善馬五路之馬者謂種馬至田馬五者通爲良馬對駑馬不駕路而言也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圍者敘官注義並同云故春秋傳曰馬有圍牛有

牧者昭七年左傳楚羊尹無宇語引之者證養馬為圉杜注亦云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與先鄭說同云玄謂二耦為乘者易屯釋文引鄭

易注云馬牡牝曰乘是二耦四馬並得為乘皆取兩兩相耦之言也詩鄘風干旌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

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

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

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

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之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據駁異

義說則王五路亦止駕四馬此經以四馬為一乘而設一師四圉者亦以同駕一車故以四為數也云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者師

帥敘官之圉師也圉師帥圉趣馬帥圉師馭夫帥趣馬僕夫帥馭夫皆轉相帥領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者賈疏云序官

有趣馬下士卑一人徒四人馭夫中士二十人無僕夫士數之文以此文官尊者管卑者馭夫既中士明僕夫上士可知易被云鄭以僕

夫為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為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

為上士大馭戎僕為中大夫齊僕為下大夫黃度李鍾倫姜北錫說並同吳廷華亦云以經義言則大馭當掌種馬之廢種馬駕玉路也

戎僕當掌戎馬之廢戎馬駕革路也齊僕當掌齊馬之廢道僕田僕當掌田馬道馬之廢蓋各於其所掌之路辨之案易吳諸家謂僕夫

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其說致搞蓋析言則五僕分馭五路故官名互異總言之則一廢有一僕故此通稱僕夫也僕夫省文亦稱

僕後經云臧僕是也鄭於臧僕釋為馭五路之僕說自精塙而於此僕夫乃以為諸僕之外別有是官復臆定其爵為上士以增敘官之所無沈彤依鄭說謂當補僕夫上士十人皆非也又詩小雅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毛傳云僕夫御夫也彼將率所乘不必戎僕御故毛以御夫釋之御夫即馭夫蓋散文得通此以僕夫帥領馭夫則二官迥異與詩義亦不同也云自乘至廢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者謂一廢良馬一種之數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為阜則十二匹三阜為繫則九乘三十六匹六繫為廢則十八阜五十四乘二百一十六匹云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者乾為馬說卦傳文又繫辭上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韓康伯注云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賈疏云按易天一生水北方地二生火南方地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地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地七成火南方地八成木東方地九成金西方地十成土中央是謂陽有匹陰有耦龜取生數一二三四五著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爻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為乾之策也云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廢而王馬小備也者以阜繫廢三者皆言為至校獨云六廢成校明取馬數小備故特異其辭鄭喪大記注云成猶備也鄭知六馬各一廢者以一校六廢與六物之數適相當故謂六廢成校經語雖似上冢良馬而實關下駕馬為文是良馬每廢二百一十六匹駕馬三之則六百四十八匹合計六廢五良一駕共一千七百二十八匹也段令此六廢全為良馬則當減四百三十二匹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校入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劉說正以良馬六廢計之蓋漢魏周禮經師有此義但

良馬止五物而廢有六勢無由合故鄭不如此計數也云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六匹者惠士奇

云一廢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為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廢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六匹乃十廢良馬五種之數也賈

疏云經云六廢成校據一廂言之王馬小備下云校有左右則十二廢為十二閉若據一廂一廢為二百一十六匹據兩廂倍之故四百

三十二匹種別四百三十二匹五種計之自然總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詒讓案經云六廢成校則合左右校為十二廢而鄭必先通計良

馬十廢之數者以駕馬二廢與良馬數遠不相當故先就良馬五物計之也云駕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者惠士奇云二廢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廢駕馬三良馬之數也

以十廢良馬五種之數與二廢駕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駕十二閉之全數也引詩云駉牝三千者鄭風

定之方中文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邯鄲而有

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亦並據此經為說駉牝詳度人疏云此謂王馬之大數與

者謂詩文不合邦國禮而與王馬之大數正同云麗耦也者敘官注同云駕馬自圍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者駕馬一麗二匹則一圍

八麗凡十六匹則一師八師凡六十四麗一百二十八匹則一趣馬八趣馬凡五百十二麗千二十四匹則一馭夫是自圍至馭夫總馬

千二十四匹也云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者賈疏云依經入計之得此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有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云八皆

宜為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故破從六也云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



二匹矣然後而三之者鄭意破八為六則六麗二六凡十二匹而一  
師以六乘十二凡七十二匹為六師三十六麗而一趣馬更以六乘  
七十二凡四百三十二匹為六趣馬二百十六麗而一馭夫良馬左  
右二廢合計亦四百三十二匹兩數正同再以三乘之得千二百九  
十六匹與經三良馬之數相應也又案鄭必破八為六者亦以依經  
圍師以上皆積八成數則不能成阜惟改八為六則每阜一圍師六  
阜一趣馬三十六阜一馭夫百八阜一僕夫於阜繫之數亦正合也  
云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阜之也者以良馬一繫三十六匹  
則有一馭夫一廢二百十六匹則有一僕夫今駕馬依鄭說則四百  
三十二匹始有一馭夫其數已不相當而駕馬之師至馭夫而止雖  
三之至千二百九十六匹之多亦不更設僕夫明以不駕五路阜之  
故不設貴官也賈疏云按此經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阜一趣馬  
二阜為繫繫一馭夫按序官云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十人卽此以  
云阜一趣馬各自師至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并之六十正  
充此良馬之馭夫又不見驚之馭夫者或脫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  
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廢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疏天子  
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者王十二閑半之以  
為邦國之閑數三分邦國之閑去一以為家之閑數左成十八年傳  
云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  
閑馬晉制與此經合注云降殺之差每廢為一閑者說文門部云  
閑闌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閑闌養馬之所也詩魯頌駟孔疏  
云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是閑廢義同故又謂一廢為一閑鄭  
意上文六廢成校校有左右是一校六廢左右合為十二廢卽是十  
二閑但天子備十二閑六種邦國以下以次遞降殺之其每廢為一

閉則同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新延廢傳云延廢者法廢也范注引此  
 經釋之亦云每廢一閉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  
 閉其駕馬則皆分為三焉者此無正文鄭意邦國之與天子降殺以  
 兩故於六種之中去上一二種取下四種以充邦國之用又天子良馬  
 五種種各二閉其駕馬三良馬則以三倍之數并處二閉今邦國六  
 閉馬四種若亦如天子之制良馬三種駕馬一種種各二閉則有八  
 閉非六閉所能容故謂邦國及家皆良駕每種止一閉駕馬三良馬  
 則又分處三閉與天子制不同也吳廷華據中車金路同姓以封象  
 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注金路以封同  
 姓及公以難此注謂此邦國不分五等則同姓及公之金路固當用  
 齊馬而侯伯以下乘象革木三路者不宜概用齊馬又夏官敘官邦  
 國有軍制亦應有兵車鄭注四種亦不宜獨去戎馬案鄭依上文六  
 物之文種戎在齊道田之上故謂邦國無種戎二馬但戎馬革路所  
 駕中車革路以封四衛在邦國為子男之車則五等諸侯通得乘之  
 况邦國無大小各立軍制而謂不得備戎馬於理實難通吳氏疑之  
 是也且五路之中革路卑於金象則六馬之中戎馬不得尊於齊道  
 故馬質二物有戎馬而無齊道明齊道之物貴於戎也然則上經六  
 物戎在齊上乃偶順文便不為尊卑之定次而鄭即據之以為邦國  
 無戎馬非至論也攷毛詩魯頌駟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  
 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其說與鄭此注異諦審毛意蓋即以馬質三物  
 戎田駕三馬皆買之民間非國廢所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  
 良馬一種不知正指何馬依此經注義則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為良  
 馬毛既別數戎田而種馬又玉路所駕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內無  
 種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道齊二馬也蓋據中  
 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當有齊  
 馬無道馬異姓乘象路者當有道馬無齊馬以其齊道不定故統咳

之曰良馬此毛君依此經爲傳之微情也今謹依毛義定邦國四種之馬曰凡諸侯乘金路以下者其馬爲齊戎田駕其金路象路蓋共駕齊馬以其事略同也戎路以下所駕馬與王同凡乘象路以下者其馬爲道戎田駕以駕象路以下亦與王同至於四衛乘革路者雖不得乘象路而亦得具道馬以賓祭行禮之馬不可與戎事同也依此差之則與此職及巾車馬質諸文無不符合似較鄭說爲優而魯頌疏反據鄭以通毛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名實實亂不可通也又案依鄭說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邦國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八百六十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入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其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趙商云邦國二千五百九十二匹者謂三良一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駑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一種三百九十六匹并之千七百二十八匹正合於數鄭不從者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一種馬分爲二廢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及大夫直一廂不分爲左右則良馬惟有三廢三良居三廢其數六百

四十八匹駕馬亦三種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之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二種一良一駑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為

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為八百六十四匹故鄭氏云子以何術計之案據賈引鄭志荅趙商謂丘甸出車馬為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則此

國馬即公馬與國語不同其說甚析依此職經注則王之戎馬亦止四百三十二匹才足共駕兵車百有八乘而天子畿內軍賦號稱萬

乘其不合一也即以六軍三千乘計之當用馬萬二千匹與此職戎馬數亦復懸絕其不合二也蓋此職十二閑之戎馬專以共王之戎

路倅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等所乘非以給軍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明常時王馬不以

給軍又襄九年得宋災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屯武守彼校正即此校人明國內守備之事乃使校人出馬也蓋六軍之馬當由馬質頒與

六鄉之家使共養之而鄉吏司其稽簡徵發之事六遂副六鄉其頒養之法當亦如之至都鄙丘甸出戎馬則又民間自備都鄙之吏縣

師與稍人掌其事二者之馬皆不畜於王閑為校人所不掌然則此職王及邦國之馬自據官廄所畜言之其不足以盡王國及侯國之

馬亦明矣至此經之家馬四閑依鄭志說為天子三公食大都者之制此本畿內大國與邦國男國相等故軍賦不過百乘而家廄畜馬

有八百餘匹之多其卿食小都大夫食縣者即不得備此數故荅趙商云欲何以難至諸侯之卿大夫尤不能具四閑之制故論語公冶

長篇以陳文子有馬十乘為多則凡馬特居四之一似也物同氣則邦國卿大夫畜馬之數可知矣

心一鄭司農云四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者賈之一者三牝一牡疏云是使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

取同氣一心外矣案吳說是也賈意蓋謂古駕車必用牡故使三牝各同氣一心外矣案吳說是也賈意蓋謂古駕車必用牡故使三牝各

產一牡與馬父爲四牡然紬繹鄭意自以三牝一牡爲一乘而同氣  
一心不如賈所說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據詩駟駟牡馬謂此經圍入  
所養良馬皆牡馬云良馬天子以駕玉路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  
驕也案魯頌本作駟駟牧馬顏據誤本殊不足信其謂良馬爲皆牡  
馬者疑六朝禮家因上經駕馬三良馬之數與此特居四之一分率  
偶合遂并爲一義其說尤謬段玉裁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  
康成計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駟牝三千何嘗謂五路之馬無驕數良  
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驕則通浮游牝豈專爲駕馬良馬豈皆駕  
母所生康成何以云種馬上善似母者也案段糾顏誤是也列女傳  
辯通篇云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紂左  
驂牝騏右驂牝驪而遂克紂是即戎路不必皆駕牡馬之證但詩屢  
言四牡列女傳所云則又兩牝皆無三牝一牡之明文鄭義亦未知  
何據陳汪謂此經指養馬言之其說較通蓋廢牧之馬大數牝多特  
少若駕乘則不拘此數大抵特貴於牝則五路之馬或純牡或間以  
牝亦無不可但純牝則爲賤非駕路所宜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  
敖相楚賤車牝馬明卿大夫以上乘車不用純牝矣鄭司農云四之  
一者三牝一牡者廣雅釋獸云牡特雄也說文牛部云春祭馬祖執  
朴特牛父也是特本爲牡牛引申之牡馬亦得稱特也春祭馬祖執  
駒馬祖天駒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  
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駝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  
未定爲其疏春祭馬祖者此職四時之祭經不云何月以秋祭馬社  
乘匹傷之推之疑皆在四仲之月六畜惟馬祖有祭者以馬給戎  
事其用尤重也左僖十七年傳云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杜注云謂若  
祭馬先不用馬孔疏引沈氏據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  
豕謂六畜各有祖臆說不足據注云馬祖天駒也者爾雅釋天云  
天駒房也詩小雅吉日孔疏引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



駟案師田亦有馬祖之祭所謂伯也亦即甸祝之調馬與此春祭禮

異詩吉日云既伯既禱孔疏云馬祖祭之者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則

又用彼禮以祭之是也又漢書敘傳類禡厥宗應劭注云禡馬祖也

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禡者師祭與伯不同非祭馬祖應說

失之五詳肆師甸祝疏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者證天駟為馬祖之

義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孝經援神契云斗杓杓橈象成車房為龍

馬華蓋覆鉤宋均注云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此

即據援神契文馬質注亦云天文辰為馬賈疏云春時通淫求馬蕃

息故祭馬祖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者大戴禮記夏小

正云四月執陟攻駒傳云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

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案先鄭云無令近母

即夏小正傳所云離之去母也廋人攻駒與執駒為二事與夏小正

合此以執駒猶攻駒者以皆是禁其乘匹之事非謂執駒亦騷其蹄

齧者也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駮者廋人注及說文馬部並同賈疏謂

爾雅文今攷爾雅釋畜無此文賈疑誤記也云玄謂執猶拘也者釋

名釋言語云執攝也使畏攝也說文卒部云執捕擧人也句部云拘

止也案執捕引申之與拘止義同書酒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月令

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駒釋文繫作執淮南子時則訓同玉燭寶典

引月令章句云繫絆說文馬部云羣絆馬也或作繫莊子馬蹄篇云

連之以羈羸案執繫聲義亦同云春通淫之時者據牧師文云駒弱

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者賈疏云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馬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按月令仲夏繫騰駒注云為其壯氣有

餘相蹄齧彼壯氣有餘相蹄齧繫之不為駒弱者夏祭先牧頒馬攻

繫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

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

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騷之

疏夏祭先牧頒馬攻

攻特者夏小正

五月頌馬傳云分大夫卿之駒也將閱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案此夏祭先牧而頌馬與小正五月頌馬文合亦祭先牧在仲夏之  
證頌馬即頌駒也彼傳云分大夫卿之駒者謂以駒分與卿大夫之  
當乘馬者宋本大戴禮記作分夫婦之駒誤注云先牧始養馬者

其人未聞者說文牛部云牧養牛人也通言之養馬亦曰牧賈疏云  
以其言先牧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  
云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者亦謂騾其蹄齧者也  
說文足部云蹠躩也蹄即蹠之借字謂牡馬性悍怒喜相蹠齧必蹠

之使馴而後可乘用也鄭司農云攻特謂蹠之者鄭廋人注說攻駒  
義同說文馬部云騾騾馬也廣雅釋獸云騾騾攻樹也謂割去馬勢  
猶今之  
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  
扇馬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

五路秋祭馬社者蓋亦在仲秋與國報社同月也  
之僕乘馬者者牧地及十二閑之中蓋皆為置社以祭后土而以  
始制乘馬之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者土  
舊本誤士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互注本明監本正作世本篇名詳龜

人疏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注亦引世本云杜與土同乘馬  
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相土契孫也高承事物紀  
原引世本相土作乘馬臆作駕宋衷注云皆黃帝臣案據宋仲子說  
則相土為黃帝臣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制九事已有服牛乘馬宋說

與易合楊倞謂即契孫殆非也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  
也者爾雅釋詁云臧善也謂簡擇練習其人使善其事也云玄謂僕  
馭五路之僕者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即上文之僕夫也先鄭  
釋僕為馭者嫌與下講馭夫無別故後鄭補釋之凡五馭通稱僕互  
詳大馭條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  
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

講猶疏講馭夫者馭夫不馭五路視僕為輕故後臧僕也注云馬

簡習疏步神為災害馬者者讀步與馭同族師春秋祭醮注云醮者

為人物戎害之神也故書醮或為步亦引此經為釋又云蓋亦為壇

位如雩祭云此注與彼注義正同蓋謂亦為壇位以祭之也今攷馬

步之祭它經無文鄭以漢制說之亦無據證竊疑步當讀如字曲禮

云步路馬必中道孔疏云步猶行也左襄二十六年傳云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杜注云步馬習馬馬步蓋謂習馬之道月令五祀冬祭

行此冬祭馬步猶人之有祭行史記封禪書有祠馬行或其遺法月

令注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然則祭馬步其在殿門外之西與云獻馬

見成馬於王也者成馬謂已調習任乘駕之馬也賈疏云以冬時萬

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云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據本職文云

講猶簡習者國語周語韋注云講習也又後注云簡差也此講馭夫

亦謂差擇而肄習之故兼簡習為訓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也

疏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者大祭祀謂外祭祀圜丘方丘

南北郊明堂之等朝覲會同亦冢大為文太宰注云大會同或於

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

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

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

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

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

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

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

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

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

齊色即史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

之言分也謂分授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與當乘馬之人也

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疏**飾幣馬者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疏**此家上大

朝覲會同為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卽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

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絜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卽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

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為幣蓋馬為小行人

六幣之一故亦稱幣非幣帛之幣也王引之云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是也下文幣馬義並同案吳王

說是也先鄭忘檢小行人故誤以幣馬為馬當幣處賈又曲為之說謂此直以馬遺人無幣又謂王家遺人無庭實然則下文賓客及國

使之幣馬皆有馬兼有幣注何以別無說乎殆又未達鄭情矣引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者聘禮賓在國夕幣及入境展幣並有

此文引之者證幣馬同設卽所謂當幣處也賈疏謂彼有幣有馬此無幣亦非鄭情引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

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者卽既夕文馭彼作御字同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屬然天子

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引之者證此飾馬兼有馬纓等又彼馭者執策立馬後與此校人執扑從馬事亦同也凡賓客

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疏**注云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朝聘而享王者

也詒讓案幣馬者朝聘享王庭實之馬也朝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朝覲享王之幣馬也聘禮記云凡庭

實皮馬相闌可也此聘問享主國君之幣馬也侯國之臣聘於王亦然又聘禮使者私覲以馬為庭實亦當校人受之 **大喪飾**

**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言埋之則是馬 **疏** 大喪者謂王及后世子喪云

常為官聯也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此官則飾其馬後圍人厥之檀弓注云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其馬當亦每

車為四馬如王生時乘車之制亦有纓就之飾也荀子禮論篇說明器云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蓋即指埋遣車馬而

言金革轡鞞即車馬之飾彼云不入者蓋入擴時解說車馬及飾不駕繫之非謂不入擴猶典庸器厥筭虞而不縣檀弓即云有鍾磬而

無筭虞也又凡葬空時藏器於椁中有見內見外之異士喪禮有苞筭無遣車既夕及雜記注謂藏於見外王禮以遣車載苞藏之當與

彼同故賈疏謂入擴藏之於椁內闕外即據雜記注義也互詳巾車冢人疏云及葬埋之者埋釋文作狸云本亦作埋阮元云經當作狸

注當作埋此類皆援注所改案阮說是也狸即葬之借字注或從俗作埋詳鞮人疏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者鄭意生馬不

當埋言埋明非真馬也凡送葬車有各種詳車駕馬蜃車人引之皆卒空而反不埋之故既夕記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極至于擴斂

服載之卒空而反注云極車至擴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臺車之服載之以歸是也若輶車載極入擴其在道駕馬與否經注無文

荀子禮論篇云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楊注以輿為軼軸與輶藏謂埋之馬即駕軼軸之馬據彼說則輶車至擴亦駕馬空時車雖埋而

馬仍反是真馬送葬無埋法也塗車芻靈者釋名釋喪制云塗車以泥塗為車也芻靈束草為人馬以神靈名之也檀弓云塗車芻靈自

古有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鄭彼注云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孔子善古而非周孔疏謂鄭意則



周初卽用偶人故豕人職言鸞車象人注引謂爲備者不仁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注云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

塗車芻靈之制案孔說是也依鄭檀弓注說蓋古止有芻靈至周而有備然仍不廢芻靈故此注亦以爲釋賈疏誤會鄭意謂周實用備

注舉古之芻靈况周非謂周仍用芻靈失之又案此遺車卽鸞車蓋亦以木爲之而塗以黝垚等故通謂之塗車至豕人注以象人爲備

知此遺車之馬不以木爲之者以檀弓止言備爲木人更無木馬之文史記封禪書載秦郊祀用木禺車馬鹽鐵論散不足篇說明器有

桐馬偶人此秦漢制周時或未有也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帥猶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將也賈疏云驅逆之車

田僕設之但校人主車馬帥領田僕而已注云帥猶將也者此段借之義也說文中部云帥佩巾也行部云衛將衛也經典將衛字多

段帥爲之故此將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車亦謂之帥矣

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將事于四海山川者與小宗伯大祝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將事于四望禮略同云則飾黃駒者

亦謂刷浴潔清之也賈疏云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案依賈說黃駒取象

土色則所至山川不論在何方悉用黃色與牧人望祀以方色牲異彼又云凡外祭毀專用龍可也注云外祭謂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

賈彼疏援此經謂據龍中有黃色者用之義亦通也又大司馬云喪祭奉詔馬牲當亦此官所共經不見共馬牲者亦文不具也注云

四海猶四方也者明此四海爲王巡守所至至在六服之內與布憲四海爲四夷異也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依玉

人文則王巡守所過大中小三等山川並有祭禮此唯云大山川者據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文不具也賈疏云爾雅云祭

山曰股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案此注祈沈

釋文無音而玉人注云其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音九委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人釋文則祈讀與股

同此疏及大宗伯疏並謂祈即股詩大雅鳥驚孔疏引此及玉人注亦並作股沈是祈沈即釋天之股縣浮沈也大宗伯山川正祭之禮

以狸沈據鳥驚疏引鄭志荅張逸說則股縣與狸異而此及玉人注並據以為說者蓋鄭意大宗伯山林用狸是正祭之禮股而復狸其

巡守所過用告祭之禮山則股而不狸川則亦用沈但禮有隆殺漢書溝洫志載武帝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即用古沈馬之禮也觀禮

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彼云升沈升即股縣沈即浮沈鄭以為王巡守

就祭之禮與此注正同據此經祭山川有馬牲左傳襄九年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亦地示也祈沈互詳大宗伯及犬人疏云玉人職有

宗祝以黃金勺即璋瓚之勺也引之者證彼云馬即此黃駒對文駒為用牲黃金勺即璋瓚之勺也引之者證彼云馬即此黃駒對文駒為

小馬散文駒馬亦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用私觀謂以其幣馬者亦通稱並詳彼疏

注云使者所用私觀者聘禮云賓觀奉束錦總乘馬是私觀有幣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觀幣彼私面亦有幣馬鄭唯云私觀者

觀面散文亦通故文不具詳司儀疏賈疏云言國之謂王使之下聘問諸侯王行禮後乃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相見謂之私觀諸侯之

臣與君同行不得私觀若特聘則有之則聘禮私觀是也若然上文飾幣馬是以馬遣人法非聘故無私觀前賓客來朝聘不言私觀者

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觀故也吳廷華云享亦有幣馬私觀特其一耳案吳說足補鄭義賈大行人疏謂諸侯大夫見天子有私觀

此疏又謂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覲非也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覲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據禮經朝禮無私覲聘禮有私覲則諸侯之臣聘於王亦宜有私覲以申其敬故郊特牲止庶朝覲私覲之非禮而不及聘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此以十二閑之馬頒授貳車及鄉大夫士庶

子所乘從車使車者也其六軍兵車之馬萬二千匹當馬質買而頒之鄉里既非十二閑所養則亦非此官所頒詳前及馬質疏注云

物馬齊其力者爾雅釋畜云戎事齊力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引某氏爾雅注云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賈疏

云上朝會言毛馬鄭云齊其色此軍事言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即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皆有力量也案賈說是也

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釋馬政為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即引此經為證是鄭意軍事亦兼貴齊色也詩小雅

六月篇比物四驪毛傳註物為毛物孔疏謂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驎是中

騏驎是驂是也案據孔說則戎事以齊力為主色則或齊或不齊蓋無定法又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殷人尚白戎事乘翰周人

尚赤戎事乘騂詩大雅大明篇駟顯彭彭毛傳亦云駟馬白腹曰騂言上周下殷也是戎事馬亦各從正色但詩禮並謂主帥所乘其他

戎車固不嫌有雜色矣等馭夫之祿馭夫於趣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司祿為官聯也司勳

注云等猶差也注云馭夫於趣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者以經云等明有上中下也僕夫為上趣馬為下賈疏云掌養馬者有趣馬

馭夫僕夫三者皆須等其祿獨宮中之稍食師圍府史以下也鄭云馭夫故鄭云舉中見上下

周禮正義 六十一 古一中華書局聚

宮中之稍食者此象上為文謂亦等之也吳廷華云宮當為官字之誤方苞亦引士師云掌官中之政令證此宮當作官案吳方說是也注疏並不釋宮中之義疑鄭賈本亦本作官中王及諸侯宮中固當有內廩左昭六年傳楚有宮廩尹是也然十二閑馬數千匹斷非宮內所能容若云等內廩師圍等之稍食豈十二閑師圍之稍食非校人所掌乎今本作宮中不可通也注云師圍府史以下也者賈疏云上云馭夫之等言士已上訖故知此是師圍府史以下中仍有胥徒之等也鄭司農云稍食曰稟者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祿也段玉裁校改作稍食祿稟以曰為祿之論案段蓋據宮正內宰廩人掌固諸職後鄭注義不為無徵然先鄭此注疑當作稍食日稟稟食以日計猶月奉以月計也日日形近而譌凡經言稍食與祿不同此經等馭夫之祿與宮中之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圍府史胥徒之屬皆庶人在官者則無祿但稟食而已故謂之稍食先鄭但以稟釋稍食而不兼言祿其說最精密後鄭訓為祿稟似亦謂非正稜然未別白言之賈疏遂滋誤釋矣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

猶量也差釋王疏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者趣馬兼掌芻秣之事馬以為六等故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

抹齊之者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適其水草節其飢飽是也注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者賈疏

云以其校人是養馬官之長校人既有此諸事而云佐正明佐此二者可知吳廷華云經言贊正良馬是正其養馬之法下齊之簡之皆

正之事蓋馬掌於校人而趣馬贊之案吳以贊正為正養馬之法深得經義但僕與馭夫爵秩並尊於趣馬為其帥長趣馬不得與其

臧講之事鄭不宜尊卑不辨竊疑鄭意亦以正良馬為正養馬之法  
但以經既云贊則是佐其長官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亦兼正馬政  
故趣馬得贊之非謂所正即校人臧講之事也賈申鄭蓋未達其情  
趣矣云簡差也者王制注云簡差擇也詩小雅吉日云既差我馬毛  
傳云差擇也云節猶量也者謂與馬質馬量三物義同楚辭離騷王  
注云節度也夏官敘官注云量猶度也是節量義相近云差擇王馬  
以為六等者賈疏云節上種戎齊道田駑是也王應電云六節謂行  
止進退馳驟之節疏以為種戎齊道田駑此乃六物豈得為六節且  
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駑馬雜之案王說近是姜北錫莊存與莊  
有可說同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  
後可使卸簡 掌駕說之頒用馬之 疏僕道僕田僕與路為官聯也與  
六節之事 爾雅廣詁云班次也駕說有第次者欲君其勞逸謂若左宣十二年  
傳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是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  
夫居謂牧所處治辨四時之居治者賈疏云謂二月已前八月  
謂執駒攻特之屬已後在廐二月已後八月已前在牧故云四  
時也云以聽馭夫者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此趣馬聽  
於馭夫亦謂受馭夫之政令而行之賈疏云以趣馬下土屬馭夫中  
士故云聽馭夫 注云居謂牧所處者大史注云居猶處也據留  
師云春始牧夏序馬是所居不同莊存與云序蓋今之涼棚亦在廐  
中不在牧地冬則納馬於閑夏則繫馬於序也云治謂執駒攻  
特之屬者賈疏云以是校人之事趣馬當佐之明是此二事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



知所疾處乃疏相醫而藥攻馬疾者醫即敘官醫四人是也申鑿俗治之相助也疏嫌篇云藥者療也以藥療馬疾即謂之藥猶擊鼓即

謂之鼓動靜義通也賈疏云巫知馬崇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崇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俞樾云蓋巫馬不自醫使醫四

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卑

故言相也云受財于校人者賈疏云謂共祈具及藥直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者亦如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

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齊民要術療馬病之術云終日馳驅舍而視之不驅者筋勞也驅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

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即驅步發疾之法養乘及步馬詳校人疏云相助也者爾雅釋詁云相助勳也

馬死則使其買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疏死

則使其買粥之者粥其皮骨等也云入其布于校人者所以償失馬之費也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者據敘官文云粥賣也者說文貝部云賣償也讀若育經典

多段粥為之國語齊語市賤鬻貴章注云鬻賣也粥鬻聲類同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圍疏掌牧地者此與牧人及者所牧處疏六鄉四郊之吏為官聯

也牧地即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牧地在遠郊是也互詳載師疏

云皆有厲禁而頒之者牧田為總牧六畜之田蓋就中別為蕃界以為十二閑牧馬之地故有厲禁若山虞云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

而為之守禁先鄭注云厲謂遮列守之是也賈疏云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注云

頌馬授圉者所牧處者亦謂分而授之也賈疏云圉人掌養馬者故

圉人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詒讓案此謂牧王馬也其卿大夫以下

有馬者當亦有游牧之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注云焚牧地以除

地蓋並牧師頌之矣陳生新草注云焚牧地以除

云孟春謂夏之孟春建寅之月草物將中春通淫注云春陰陽交萬物

出之時燒焚牧地除陳草以生新草也中春通淫注云春陰陽交萬物

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注云中春陰陽交萬物生

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注云中春陰陽交萬物生

者白虎通義嫁娶篇云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

蓋中春為春之中氣尤盛故游牝以順時氣云月令季春乃合累牛

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

云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

之牡而合之案依圉師春始牧注引左傳日中而出則春分已出在

牧月令不宜季春方云遊牧故鄭特釋之月令注則謂彼據牝馬有

尚留在廄者則遲至季春乃遊之於牧其說頗牽強當以此注為允

賈疏云若然彼不繫在廄亦二月通淫則與此經合矣今此注與彼

注不同者鄭君兩解故彼此不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注云焚萊者山

同也案月令秦書詳龜人疏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注云焚萊者山

**疏**贊焚萊者焚萊即大司馬中春蒐田火焚是其事也以焚萊與焚

牧事相類是牧師所習故使贊之注云焚萊者山澤之虞者以

經云贊則此牧師特贊助其事明自有專掌之者此官與彼為官聯

也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又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

以山虞澤虞既主萊事

則焚萊亦其所掌可知

廄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

周禮正義

六十二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圍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

曰駢二歲曰駒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聒馬耳丹令善驚也玄謂

逸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駒驟其蹄齧

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疏及祭馬祖祭閑之先

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職云圍馬者圍師云掌教圍人養馬即圍馬之政教也注云九者

皆有政教焉者一阜馬二佚特三教駢四攻駒五祭馬祖六祭先牧

七執駒八散馬耳九圍馬是九事皆有政教廋人並掌之也月令仲

夏班馬政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亦引此經為說云阜盛壯也

者大宰注云阜盛也引詩云四牡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證

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駟驘孔阜毛傳云阜大也與盛壯義同

杜子春云佚當為逸者段玉裁云當為當作讀為佚逸古多通用如

尚書無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為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

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

駒者校人注同云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者段玉裁云漢有中大夫

阜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鄭司農云馬三歲

曰駢二歲曰駒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聒馬耳丹令善驚也玄謂

逸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駒驟其蹄齧

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疏及祭馬祖祭閑之先

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職云圍馬者圍師云掌教圍人養馬即圍馬之政教也注云九者

皆有政教焉者一阜馬二佚特三教駢四攻駒五祭馬祖六祭先牧

七執駒八散馬耳九圍馬是九事皆有政教廋人並掌之也月令仲

夏班馬政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亦引此經為說云阜盛壯也

者大宰注云阜盛也引詩云四牡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證

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駟驘孔阜毛傳云阜大也與盛壯義同

杜子春云佚當為逸者段玉裁云當為當作讀為佚逸古多通用如

尚書無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為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

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

駒者校人注同云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者段玉裁云漢有中大夫

九者皆有政教焉

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

曰駢二歲曰駒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聒馬耳丹令善驚也玄謂

逸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駒驟其蹄齧

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疏及祭馬祖祭閑之先

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職云圍馬者圍師云掌教圍人養馬即圍馬之政教也注云九者

皆有政教焉者一阜馬二佚特三教駢四攻駒五祭馬祖六祭先牧

七執駒八散馬耳九圍馬是九事皆有政教廋人並掌之也月令仲

夏班馬政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亦引此經為說云阜盛壯也

者大宰注云阜盛也引詩云四牡孔阜者小雅車攻篇文引之者證

馬盛壯為阜之義秦風亦云駟驘孔阜毛傳云阜大也與盛壯義同

杜子春云佚當為逸者段玉裁云當為當作讀為佚逸古多通用如

尚書無逸亦作毋佚是也而杜必改佚為逸者蓋杜時佚訓散佚逸

訓安逸從俗分別而鄭君申明杜義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

者國策秦策高注云教習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杜注云步馬習馬駢  
三歲馬始可駕乘故必先教習之而後任用也學記云始駕馬者反  
之車在馬前蓋即教駢之法云攻駢駢其蹄齧者與校人攻特義  
同駢亦詳校人疏大戴禮記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駢傳云攻駢也者  
教之服車數舍之也彼攻駢與此經攻駢事異而與教駢事正相類  
故鄭不依彼傳為釋也阮元云古制不盡用駢馬惟善蹄齧者駢之  
耳不盡用駢馬者凡馬特居四之一也云開之先牧先牧制開者非  
賈疏云以其通開言之也若然上云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  
制開之人案此先牧當與校人夏祭先牧者同為始養馬者經云開  
之先牧者謂於十二閑中自為先牧之祭此乃立文詳略小異實一  
神也鄭賈說未安云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  
串習不復驚者段玉裁云括押皆當從木柙同夾以竹為槩括夾其  
兩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串同貫習也案段說是也  
說文木部云校檢柙也柙槩也柙括二字古或借押括為之法言君  
子篇蠹迪檢押李軌注云檢押猶隱括也何休公羊傳序亦云故遂  
隱括隱括即槩括也竹括中物即所以散其耳二鄭訓散雖皆為  
擾亂之義而正校人員選校人謂師圍也正員選師圍也者師圍即  
說微不同

正校人員選

校人謂師圍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注云校人謂師圍也者師圍即

圍師圍人以其皆校人屬官故亦冢校人之名猶候人之徒屬亦稱  
候人也詳彼疏賈疏云凡言正者以尊正卑自趣馬已上並上官非  
廛人所正故知所正者師圍云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者說  
文員部云員物數也小爾雅廣言云選擇也謂選擇其有才智可備  
員數者

平定之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大小異名爾雅曰駮

北驪牡玄駒鬖駮鄭司馬八尺以上為龍者此別馬良駮高卑之  
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駮八尺以上為駮人所謂國馬也說文馬部

云馬八尺為龍即本此經龍字又作馘惠士奇云爾雅馬屬絕有力

馘又曰馬八尺為馘郭注引瘦人職龍作馘龍與馘古音同龍為天

駟故馬以龍名云七尺以上為馘者駟人所謂田馬也說文亦云馬

七尺為馘毛詩鄭風定之方中傳說馘亦與此經同詩釋文及孔疏

引定本七尺作六尺誤云六尺以上為馘者駟人所謂駑馬也公羊

隱元年何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

大夫士曰駟高五尺以上案何說天子乘龍合於觀禮而以龍為高

七尺以上則與此經外異蓋別有所據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引周

禮馬七尺以上為龍又仲夏紀注引周禮五尺曰駟此並與何說正

同高氏似誤記但賈觀禮疏引此經亦有五尺以上為駟六字疑漢

晉時所傳周禮別本實多此一句賈或襲六朝舊疏語也毛詩周南

漢廣傳亦云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駟而淮南子時則訓脩務

訓高注並云馬五尺以下為駟與毛賈所述復不同攷說文馬部又云馬高六尺為驕則與此經馬高度同段玉裁臧庸陳奐並謂毛何諸家所云駟者當為驕之誤若然說文驕字說解當云高六尺以下六尺以下即五尺以上也詩陳風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驕亦其證矣注云大小異名者此無與職事通釋馬大小異名而已引爾雅曰駟牝牡玄駒鬖驂者釋畜文引之者證馬名駟之事釋文作駟牡驪牝玄宋余仁仲本及閩本監本同賈疏云爾雅所釋作詩駟牝三千但直言牝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入美衛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有牡故云駟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玄色兼有駒鬖驂引之者證駟是馬色案賈本作駟牝驪牡玄與今爾雅郭本同郭注云詩云駟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為駟見周禮玄駒小馬別名鬖驂耳攷爾雅釋文云駟牝類忍反下同則陸所見郭注本作駟牝驪牝說文馬部亦同臧琳段玉裁謂爾雅蓋以驪牝釋詩之駟牝其說其塙今郭本爾雅乃傳寫之誤至郭讀駟牝驪牝為句以玄下屬駒鬖驂為句亦



與鄭讀不同爾雅釋文又云係注改上駮牝為牡讀與郭異然則鄭所據爾雅與孫本正同叔然蓋亦從鄭讀玄字句絕也賈據誤本作疏而宋本仍之當從釋文及余本校正檀弓戎事乘驪注引爾雅亦作駮牝驪牡玄者臧琳盧文弼謂後人依郭本竄改是也檀弓孔疏所據本亦與賈同誤孔廣森云驪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駮牝三千若駮即是牝何勞兩言禮駕四牡不用牝而詩言此物四驪四驪濟濟則驪必駮之牡者玄乃駮之牝者矣案鄭釋爾雅或當如孔說檀弓注云馬黑色曰驪若然鄭意驪玄色同以牝牡異稱駮則其大名與云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者春三月令文並同鄭彼注亦據此經為說先鄭引之者證馬名龍之事案觀禮云天子乘龍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帝嘗春夏乘龍秋冬乘馬亦即此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覺殿始牧夏序馬冬獻馬射則充楛質

茨牆則翦鬮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覺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序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序

玄謂序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鬮苦也楛質翦鬮

鬮者也云始牧者謂春出馬於牧田也杜氏春秋釋例云凡馬春分

百草始繁則牧於坵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是也云

夏序馬者謂繫馬於序不露牧也賈疏云即趣馬辨四時之居是也

云冬獻馬者賈疏云即校人冬獻馬尊卑連事相成者也云茨牆則

翦鬮者爾雅釋言云翦齊也正字當作勦說文刀部云勦齊斷也經

也郝懿行云茲者席薦之名一切經音義引三蒼及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並云蓐薦也左文七年傳秣馬蓐食宣十二年傳軍行右轅左道蓐皆以蓐為草薦也茲者草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色見青如草茲者死蓋以茲為草席也郭引公羊桓十六年傳云屬負茲史記周本紀云衛康叔封布茲集解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荀子正論篇注龍茲即今之龍鬚席云馬既出而除之者出謂出牧時也馬在廄時以蓐薦之使可避溼及出牧時圍師乃除其舊者至馬入時更以新蓐易之云新豐焉神之也者謂新作廄則以牲血釁之以神明之也其禮蓋與豐廟略同其牲經無文疑當降於廟與門夾室同用雞也雜記云豐屋者交於神明之道也故云神之引春秋傳者左莊二十九年傳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云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案此云春豐廄則脩廄亦當以春於周正當為三月四月五月是不必以秋分杜說與此經在鄭引左傳似謂春分馬出即可以脩廄然與左氏義究不甚合賈疏謂左傳為孟春新延廄故云不時蓋欲參合兩經之義亦未知墻否云故字序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序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書說文广部引周禮夏序馬許君從司農易字也云玄謂序廄也廄所以庇馬涼也者段玉裁云說文序廄也廄堂下周屋故可以庇馬使涼詒讓案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廄廄也廄覆也并冀人謂之序序正也屋之正大者也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廄也其形旁廣而卑又漢書董仲舒傳晉灼注云廊堂邊廄也則序廄之形蓋長廣而卑與廊同夏時暑熱故為長廣之屋以庇馬使涼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夏則涼廄涼廄即序馬也云充猶居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漢書張湯傳顏注云居謂儲也此充儲實亦儲備置設之意云茨蓋也者說文艸部云茨以茅葦蓋屋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女也女比草為之也云闔苦也者闔

卽蓋之借字爾雅釋宮云白蓋謂之苦郭注云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爲蓋說文艸部云蓋苦也云榘質翦闔圍人所習也者賈疏云莖取榘斬芟則苦蓋之類也皆圍人所習之事惠士奇云言圍人養馬以鉄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卽此蓋斫莖以榘爲藉耳云杜子春讀榘爲齊人言鉄榘之榘者文選陳琳策魏公九錫文李注引蒼頡篇云鉄榘質也說文金部云鉄榘斫刀也凡以鉄斫艸木必以榘承之杜引齊人方言定榘字之音兼取其義也云榘質所射者習射處者明唯在習射處射乃以榘爲質的也與司弓矢二鄭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弓矢云澤則共榘質之弓矢此云射則充榘質皆謂澤宮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圍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圍師役者圍師使令焉疏謂芻秣牧養之事者

注云役者圍師使令焉者瞽矇注云役爲之使圍師爲凡賓客喪紀

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疏凡賓客喪紀

者賈疏云雖同牽馬入陳賓客與喪紀所陳有異何者若據賓客則在館天子使人就館而陳之若喪紀則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

纓三就者是也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吉器最先者也注云賓客之

馬王所以賜之者者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注云路下四謂乘馬也是諸侯朝觀王賜

車馬之事其時亦此官牽而入陳之也又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章注云司馬掌帥圍人養馬故陳芻

圍人職屬司馬若然此官於致饗饋時兼主陳芻不徒牽馬矣引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者小雅采菽篇文亦諸侯來朝賜車馬之事

故引以為證云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者啓後謂啓肆後既夕禮啓後朝祖時云薦車直東榮北朝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夾牽之又祖奠時云祖還車薦馬如初又大遣奠後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案彼士禮亦圍人牽馬入陳與天子同雜記孔疏云按士喪禮下篇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詒讓案薦馬雖有三節要在啓肆後故鄭云啓後以咳之明皆此官牽而入陳矣又案既夕記注說上士二廟者第一日朝禰廟不薦車馬然則王葬徧朝七廟前六廟皆未薦至末日朝大祖廟始牽馬入陳矣

**廠馬亦如之**  
廠馬遣車之馬人疏也  
廠馬亦如之者此冢上喪紀為文皆須人捧之校人注以遣車之馬為塗車芻靈明不可駕引以行也

云飾遣車之馬是也廠者謂陳之云人捧之者謂入廟及行就壙時中車云大喪飾車遂廠之行之注云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若然遣車人舉之故馬亦人捧之矣云亦牽而入陳者賈疏云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案賈據司常注也依中車注說遣車亦陳駕則入廟陳明器時當以馬就車駕而陳之至葬將行時乃解脫而別捧之以如墓至壙陳於墓道亦當駕之窆時復解說藏之椁內見外互詳中

車校  
人疏